



小林
久
哲
二

这篇作为《新农民课本》，献给全国各地的佃农和贫农。请大家就象读《荒木又右卫门》或《鸣门秘帖》^①那样，在劳动的余暇躺下来读读。

^① 两书均为当时一般群众中流行的通俗小说。《荒木又右卫门》作者长谷川伸；《鸣门秘帖》作者吉川英治。

第一章

一 “出出，出！”

墙壁裂了缝，象张地图，靠上去就簌簌地直掉土。由三哭丧着脸，动手擦灯罩。他用手捂住灯罩的一端，往里哈一口气，里面就挂上一层雾；然后把报纸攥成一团，擦着里面。擦上几遍，就弄得满手煤油味，老是掉不了。

从已经倾斜了的草屋顶的缝隙，从装得不严实的窗户，都冒着烟。天阴欲雨，气压低，那烟不能一直升上天空，就贴着地面，缓慢地向四周飘散。

每天擦灯罩，真使由三讨厌极了。“哼，臭老婆子，这玩艺儿摔碎了得啦！”他仿佛是忽然想起似地又哽咽着哭了起来。脊背碰得墙上簌簌地直掉土。不知什么地方方的牛粗声粗气地叫了一声，跟着，仿佛回话似的，近处的牛也叫了起来。天上下起了雾一般的冷毛毛雨。

“阿由！你要在那儿磨蹭到啥时候哇！”母亲在屋子里喊叫起来。

“就来啦！”

母亲正蹲在潮湿的堂屋地上，把脸贴近灶口吹火，烟一钻进眼睛就用围裙擦擦；天天下雨，劈柴都湿了。灶里的火一霎时照得她的半边脸闪闪发光，一霎时又暗下去。

“赶快点灯！”

整个屋子简直就象一个灶膛，烟雾迷蒙，没法睁眼。由三摸索着从橱柜上取下灯座。

“妈妈，没油啦！”

“说啥？”母亲忽地站了起来。“没啦……那就到钩鳞^①去打！”

“钱呢？”

“有啥钱，去赊！”

由三拿着灯座，在母亲身后打转。

“叫你去，就去嘛！这个脓包！”

“拿钱呀！”他把背贴紧橱柜。“人家不赊了呀！”

“管它赊不赊呢，反正是没钱！”

① 日本旧式商店，常用一个图案做标记。这里的“钩鳞”原文是“勺”，“丁”代表钩，“△”代表鳞。

“不行，不——行，不行！”

“叫你去，就去！”

由三以为要挨打，就往后躲闪着，习惯地用手遮住头，慌慌张张地拖着一只木屐跑出后门。“哼，臭老婆子！”

由三站在门口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动静，又悄悄地爬进堂屋，取出另一只木屐。一股湿土的霉味直冲鼻孔。

他抄着小道走到大路上去，小道两旁被雨淋湿的杂草擦在小腿上，怪难受的。路旁，隔着一定的距离，躺着许多粗略地砍去节子、发散着新木香气的电线杆子。不久，这个村子就要安电灯了。电工每天都带着工具从“有车站的镇子”到这里来。电线杆子一根一根地安到村边来了。孩子们每天都从头到尾数一遍，谈论着还剩几根就要安进村里来。大家整天站在工人干活的地方瞧着。

“你们当中，哪个小子家里有姐姐呀？”

孩子们羞怯地笑着，互相推挤起来。

“这小子有哇。”一个孩子说，“是吧？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“啊，漂亮吗？回去跟你姐姐说，晚上我来玩儿，记

住了吗？”

大家一齐哄笑起来。孩子们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喜欢这样逗着玩儿。太阳快落下去了，大家才吹着口哨，不停地用木棒拨开路旁的杂草，顺着小道回到村子里来。

顺大路走上三百多米，就到了市街区，街道两旁排列着杂货铺、邮局、理发馆、农具店、种籽店、文具店等二、三十家商店。由三跑着，他的和尚头和双肩都给毛毛雨淋湿了。

房檐下围着三、四个孩子在玩画片。由三拿着灯座凑上前去。

“出出，出！”

“出出，出！”

“中校吗？我赢啦，是少将啊！”

对手用舌头舔舔上嘴唇，骂了一声：“妈的！”

“出出，出！”

“出出，唉，等等！”一个孩子好象想起了什么，一骨碌转过身去，调换了一下手里的画片的顺序。

“出出，出！”

“出出，出！”

“中将！”

“我是元帅！怎么样？”赢了的孩子马上手舞足蹈地欢呼自己的胜利。

“啊，你，输了中将吗？”旁边的孩子探望输者手中的画片。“剩下的还有啥牌呀？”

“别作声！——咱能输吗！”

“唉，阿由，不入伙吗？”赢了的孩子叫道。

“叫他入一伙，行啊！”

由三想玩儿，可是从来没有人给他买过画片。他一声也不吭。

“没画片吗？”

“阿由家的姐姐，说是要到札幌去哪。”

一个孩子正站在房檐下，把衣襟擦到肚子上来，朝着下着雨的路上撒尿。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都这样说嘛。是的，说是要去当窑姐哪。”

“是啊，当窑姐呀？”

“当窑姐呀，这么回事儿呀！”大家嚷嚷起来了。

由三不太明白说的是怎么回事儿，尽管不明白，也好象给人拧了一把似的，满脸涨得通红。

“晚霞红，红半边，太阳落了山……”远处传来了三、四个女孩子高声歌唱的声音。

由三忽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“别哭啊，啊，这个哭鬼！”

给人家猛然一推，灯座掉在地上了。剩下的一丁点煤油洒在给雨淋湿了的地面上，形成了紫色的波纹扩散开去。大家一下被吓住，都一声不吭了。

“唉，唉，这不是我呀，不是我呀。”一个孩子往后退缩着说。

“也不是我呀。”

“不，是你，不是你么？”

“也不是我呀。”

“也不是我，啊，啊！”

“告诉妈妈去！”由三大声地哭嚎着，顺着大路跑去。

半路上脱下一只木屐拿在手里，他边跑，边反复地嚷着：“告诉妈妈去！”

母亲正抱着最小的孩子蹲在屋后菜地边上把尿。鸡迈过菜地垅沟，在急切不停地寻觅食物。

“喂，小鸡呀，来呀！小鸡，这里来呀！——啊，撒尿呀，妈妈喜欢呀！”母亲接着又唏唏地催着。

孩子使劲地蹬着腿，嚷着：“啊，啊，妈，妈，妈……啊，啊！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来，撒尿，撒泡尿！”母亲按住孩子蹬动着的两条腿。

这时，只见由三一只手拿着木屐，一瘸一拐地晃着身子，顺着田滕跑回来了。当他的身影消失在屋子后面望不见了的时候，象是立刻绊在堂屋的门槛上猛然摔了一跤，传来木桶和铁桶从架子上落了下来的一阵震耳的响声，跟着就听见由三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“狗崽子！又跟人打架啦！——啊，尿完了吗？”

孩子的小拇指般的小鸡头湿漉漉的，象是浮着一层露水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！乖宝宝，乖宝宝！”

由三仰面朝天躺在潮湿的堂屋地上，一望见母亲，就猛然打着滚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二 S 村

“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！……”由三用筷子敲着空饭碗，鼓起嘴唇来嘟囔着。

哥哥阿健大概是从地里到市街区的“青年训练所”去了，晚饭的时候没回家来。他今年受过征兵检查。如今这样还没法活下去，万一被抽去当兵，那就更不得了。

听说，上“青年训练所”总可以缩短当兵年限。他只是怀着这一线希望，尽管已经累得疲劳不堪，仍然不休息就到那里去。

母亲把光屁股的孩子贴肉背着，颠摇着身子走到门外去张望。孩子在背上挣动着被捆紧的胳膊、腿，那柔嫩的皮肤蹭着脊背，痒得怪招人爱的。

“好孩子，好孩子。”母亲晃动着身子。曾经有一次，就这样背着，孩子竟然嗤溜一下子滑到庄稼地里去了。

野外一片苍茫，天快黑了。寒气袭人，背上都起了鸡皮疙瘩。

阿健一家人住的这个S村，正处在风吹雨打的石狩平原。这里三家，那里两户，总共大约有一百来户人家分散地居住着，有的紧挨着从“有车站的镇子”伸展开来的一条村路，仿佛是一根绳子上结的一些疙瘩，有的又深深地缩进田地里去。市街区刚好位于这些居民点的中央，大约有五十来户人家，聚集在村路两侧。

从平原上刮过来的风，一冲进市街区，就把门板吹得啪啪地响起来，卷起飞尘，又向着平原地带刮过去。人在水田地里干着活，只望见尘土高高飘扬，沿着村路一直向那最远的地方飞去。

任凭你朝哪一面望去，都是一无所有，能够看得见的，只是茫茫一片。冬天，就更荒凉。只有一排电线杆子漫无边际地伸向最远的地方，看上去仿佛是摆着一排火柴棍儿；一直到它远得望不见了，那里依然是平原，没有什么东西会挡住人们的视线。几处白杨树的防雪林，仿佛是倒立着的一排排扫帚；再就是一些杂木林晃着身子，犹如包袱皮的皱褶一般匍匐着。

从S村边缘走出半里地^①，有一小块土地略微朝石狩川上流方面倾斜下去。沿河一带就是种南瓜和老玉米的旱地。旱地的垅沟里有不少大石头，同褐土与沙子混在一起，裸露在地面上。这是因为石狩川每年五月都要泛滥一次，这一带就变成一片大沼泽的缘故。走过这块旱地，是一条腰带那么宽^②的尚未开垦的草地，再走过去就是河堤了。孩子们常常摇着钓鱼杆，拨开齐腰高的杂草，下到河里去。

河对岸是砂堤，一片被划成各种形状的旱地，好似一块补缀过的包袱皮铺展在那里；还望得见一些同这边一模一样的农家倾斜了的屋顶。

① 一日里约等于六华里。

② 日本妇女装饰用的腰带一般约有一、二尺宽。

三 《移民指南》

“在内地府县，自耕地固无待言，即新租土地亦实属困难。反之，如移居北海道，即可租得特定土地。五年之内如能开垦所租土地之六成以上，即可无偿获得该土地，顷刻之间成为拥有五町步^①至十町步土地的地主。再者，如资金充足，仅以八百圆即可购得二十町步荒地。故此，凡勤劳者，移居之后，生活概无困难……。”

——《北海道移民指南》，北海道厅拓殖部编。

“……经过数年，开垦事业完成之后，谷物蔬菜均获丰收，生活渐趋富裕，草房改建为木房^②，庭前果树亦见结果等等，其乐无穷！此田必传诸子孙万代，后人将称颂此田乃吾祖先所开垦，此树乃吾祖先所种植。其功绩必与世长存！”

——《开垦及耕作指导》，北海道厅拓殖部编。

“……老实说，在我国人口和粮食问题已感到如此难以解决的今天，我认为北海道、库页岛的开发乃是当前的急务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，抱着与战时士

① 一町步约等于中国的一顷地。

② 原文为“桎屋”，桎是中国的杜仲，北海道多产，一般用作建筑材料。

兵同样的心情来从事国家的事业——开垦土地，以增加国富。这就是我的一点浅见。”

——某先生之就任辞。

那些被“扣押青田”^①、“禁止下地”^②、“要求退还租地”和被“苛刻的地租”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内地农民，怎么能够对于这些宣传置之不理呢？这些宣传可真是抓到了要害。

S村自开垦以来将近三十年了。那么，S村的农民是不是都成了拥有五町步到十町步土地的“地主”了呢？再看看草房是不是改筑成本房了呢？

四 “不要在路上碰见什么人才好哪！”

阿健一家也是读过这种《移民指南》，才迁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来的。他们也是“佃农”，连留作食粮的大米都被扣押了，眼看着堆在屋檐下，可就是一动也不能动。

① “扣押青田”是在佃农交不起地租时，地主叫法院在田里立下“扣押青田”的牌子，不准佃农下地收割。

② “禁止下地”是地主叫法院收回佃农租种的土地，不准佃农下地耕种。

阿健还模糊地记得跟着双亲离开村子那天的情景。那已是十四、五年前的事了。那天，他背着很重的妹妹玩了一阵子回来，就感到家里有些异样。他的胸前被带子绑成十字形，只能象小乌龟似的，艰难地伸着脖子。

“妈妈，行了呀！”他说。

母亲手里拿着麻绳，板着面孔在屋子里打转。父亲盘腿宽坐在那里抽着烟，望着别处。母亲一见阿健，脸上就现出异乎寻常的可怕神情说：

“再到外边呆一会儿去！”

父亲没有作声。

阿健把快要溜下去的妹妹往上颠着，就又出去了。他快要哭出来了。大约过了一个钟头，等他再回到家里来，只见屋子里空荡荡的，中间放着打好了的行李和大包袱。父亲和母亲坐在已经没有火亮的大地炉旁边，一声不响。在变成红褐色的昏暗的电灯光下，父亲的双颊显得深深地陷了进去。

“天快点黑下来才好哇！”父亲自言自语似地叨咕着。

等天黑下来，他们背着行李走出了家门。跨过山头的时候，回头一望，村里的灯光好象就在脚底下一样。阿健昏昏沉沉地给父亲拉着走。幽暗的山谷底层似乎在刮风，发出阴惨惨的吼声，仿佛那里就是地狱。这情景

宛如幼年听过的可怕的童话一般，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起来。

“不要在路上碰见什么人才好哪！”还没走上十步路，父亲就反复地叨咕着同样的话。

将近五十岁的父亲怀里就揣着一本《移民指南》。

北海道厅所说的“开垦其六成以后，其全部土地即可无偿赠与”的土地，竟然远离火车站二三十里。从那里，任你生产出什么谷物来，单是加上运到车站去的费用，那就无法按市场价格出售了；更不用说，在这北海道的腹地，一到冬季，就比鲁滨逊^①还要无依无靠。有的人因为没有充裕的力量预先储备一冬食用的粮食，临时又弄不到手，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才发现全家已饿死在积雪之下。原来是石狩、上川、空知一带土质肥沃的地方，都被道厅借了筹备“开垦资金”的名义，简直是以白送的价格几百町步一份地卖给了华族^②和大财主了。至于“外来垦荒农民——移住农民”所能得到的，就

① 英国作家丹尼尔·笛福（1660—1731）著的小说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主人翁。鲁滨逊乘船遇难，流落到一个荒岛上，经过二十八年才回国。

② 华族是日本近代实际上的统治阶级，他们由旧封建大地主、大财阀、军阀、官僚、军阀所构成，由政府给予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爵位。

只剩下这刨路，根室一带白送也没人要的泥炭地了。

“开垦补助费”虽然照章发了三百块钱，可是除去一家人的旅费，顶多只够开垦一年的费用。结果，就只能借“低利资金”，好歹维持下去。等到花了五、六年的功夫，好不容易把荒地开成旱地或水田的时候，一屁股债务已经把农民紧紧地绑住了。

那些买到几千町步土地的大地主，就招佃农开垦，尽管满口答应把全部土地开好以后，就把其中的一半免费送给他们；可是到时候，就玩弄手腕，并不履行诺言。

阿健的父亲只干了二年，就从荒地里逃了出来。《移民指南》中荒唐的美梦，就是这样在他眼前破灭了。走投无路的父亲，当了“岸野农场”的佃户。他说：

“没去打短工，总还算是不错啦！”

五 村里没有地主

无论哪一个村庄都没有例外，在佃农们快要倒塌的小草房中间，只有地主那洁白的粉墙显得特别耀眼，仿佛是鸡群里的仙鹤。那里穷人和财主清楚地分成两类。不过，这已经是“从前”的事了。

北海道的农村没有地主——不在村里住。这里完全没有文化的享受，有的只是发散着肥料和马粪的臭气，和一些弯腰驼背的肮脏农民，象这样的地方就根本不必偏要住下来。象那种愚蠢的老式地主是一个也找不到了。代替的办法是地主在村子里指派了“农场管理人”。这么一来，他们只消住在东京、小樽和札幌计算“收益”就够了。S村也是这样的村子。

岸野农场的大门口，只有一幢铁皮屋顶的木板房，那就是管理人吉本的家了。吉本在套头毛线衣上面披件西服上衣，总是穿条马裤走来走去。

“在这个村子里，一定要把我当地主看待！”初来的时候，他把佃农召集起来，说过这样的话。

S村土地所有权分布情况表：

二百町步——S村所有田

一百五十町步——大学所有田——“学田”

一百二十町步——吉冈(旭川)

五百町步——岸野(小樽)

二百町步——马场(函馆)

二百一十町步——片山子爵(东京)

三百町步——高桥是善(东京)

此外，自耕农五户——共一百五十町步。

六 “巡警”和“钩鳞的老爷”

市街区有S村青年团和S村处女会，它们在小学校隔壁设立了“修养俱乐部”，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会和演戏。俱乐部会长由校长担任，副会长是现任“在乡军人分会会长”的钩鳞杂货店老板和巡警。此外，岸野农场的主人还担任名誉顾问。阿健他们上的“青年训练所”，也是每晚七点钟在这个“修养俱乐部”里开课。

巡警隔日就骑自行车到“有车站的H镇”去一趟。他是一个老实的青年巡警，在佃农中间名声也不错。他常常中途把自行车扔在路旁，不解佩刀就撒尿。这情景，在田里干活的佃农们都望在眼里。得空，他还到佃农家来聊天。然而，自从岸野的佃户们一度为了地租的事，去向镇长请愿以后，他就断然不到佃农家里来聊天了。这件事引起了很多议论，有人说：“必定是得了岸野的钱啦！”

阿健的母亲从前跟巡警特别要好，听了这话感到恼火，就嘀嘀咕咕地说：

“这可够势利眼的啦！——石田先生可决不会有那种事！”

从那以后，人们就开始看到巡警石田跟钩鳞老板、管理人吉本等人并肩在村路上走着了。

无论啥样的佃农，都在钩鳞杂货店赊账。

一年到头，只在一定的时期才能进钱的农民，就只能赊账。再加上一年结两次账，这也被当作可乘之机了。本来现钱卖五角的东西，赚头已够多的了，赊账就要卖上五角七、八，而且哪样东西都是这样卖。佃农们尽管明知吃亏，也是无可奈何，还是非从那里买不可。不到三年，钩鳞就眼看着“肥”起来了。

这叫人想到仿佛是一面蜘蛛网，哪个农民都免不了给钩鳞的网丝粘住，被蜘蛛抓过去吃掉。

自从村里开办了“信用供销合作社”以来，就跟钩鳞之间发生了矛盾。因为能够以从未有过的贱价买到东西，佃农们都纷纷转到合作社方面去了。钩鳞也没有沉默，而开始扬言：“如果有人忘恩负义，要转到合作社方面去，那他以前欠的账可就要讲话啦！”老实的佃农们给他这么一说，倒是觉得人家从前那样叫咱随便赊欠，这回可真是有点忘恩负义了。

钩鳞老板说过，佃农没钱还账，用大米和杂粮还也成。农民就到街上，按粮栈收买的价钱抵还了账。这样

一来，钩鳞既收回了欠款，又可以把米谷再倒卖出去，再捞到一次利润——赚了双重的钱。

要作一个有着什么“在乡军人分会会长”、“卫生部长”、“学务”等等头衔的象钩鳞的老爷那样的人物，已经成为佃农们的“理想”。他们在路上遇到钩鳞的老爷，就立刻让路行礼，比见到村长和校长还要恭敬些。

在“青年训练所”里，钩鳞的老爷担任“修养讲话”。

七 夜 路

阿健他们上完军官训练之后，轮到钩鳞老板的“修养讲话”时，都困倦得开始打起瞌睡来。什么“青年的任务”，“引导思想向善”，“农民的荣誉”等等，他那套一成不变的老话，已经没人在听了。

下课走出门来，睡得迷迷糊糊的，给寒气一袭，冷得直打寒噤。细雨停了，高筒胶鞋踏在路上，直往里陷。天空暗得什么也瞧不见，却低得好似压在头上。给雨淋湿了的草丛时而闪闪地发着光。

“头遍草铲完啦？”七之助在身后开了腔。

“不，还没有呢，没人手啦。”阿健困得没法。

有人故意放声打了个大呵欠。

“阿健当兵的事怎么样啦？”

“唔，也许不去啦，——不过，万一要是……”

“你这样身体是不会去的，就是不到‘青训所’来也没事。”

这么一说，一直没开腔的武田插了嘴：

“要是为了缩短当兵的年限来受‘青训’，那就大错特错啦！”

“又来了。”七之助心里想着，觉得可笑。

“那是因为他们说，光是去当兵的人受到各种训练，不去的人都安闲自在的，这样不成，所以才设立的。这是因为不当兵的人也有必要受一下集体纪律的训练呀。”

“况且‘现在的农村青年又轻浮’，是吧！……”

七之助一边解手，一边嘲笑他。一直憋到这会儿的尿，猛烈地滋在草丛上发出哗哗的响声。

“是的！”武田认真地点点头。

农民恐怕是比一切工人起得都早，整天弯着腰干活，他们的生活却比在市郊搭窝棚过活的朝鲜人还要惨。这难道还能说农村青年“轻浮”吗？还要让他们干更多的事，究竟要把他们怎样呢？阿健心想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！”

“阿七，还得过些日子到小樽去吗？”

“唔，就要去啦。”

“就去？”

阿健一想到跟七之助也要分手，心里感到有些凄凉。他所爱的阿绢也已经到札幌去了。她本来是给制麻工厂招去当女工的，可是不到一年，阿健就听说“她当了酒馆的女招待”。

话头一断，就只有踏着泥路脚步声传到耳朵里来。稻田的水面，看上去仿佛是昏暗的玻璃板一样，闪着光。

七之助一面漫不经心地用口哨吹着各种歌曲的开头部分，一面走着。他也在想什么心事。

“三吾的稻子长得不好哇。”七之助蹲下来，薅了一把稻茎。

“三吾也老是倒霉啊。”

三吾千方百计想把并不属于自己的泥炭地伺弄成一般的稻田，而不顾劳累地干活，两次受到“村政府”和北海道厅的表扬，说他“勤劳力行，足为农民模范”。这个表扬是岸野向北海道厅申请的。

自从把这个镜框挂在没有顶棚的熏黑了的屋子里那天起，不到两个月的工夫，三吾就得了风湿性神经痛，打一躺下，一直痛到天亮。人瘦得活象一捆喇喇作响的

干草，动弹不得，整天只是望着那张“表扬状”了。

不过，还不单是三吾一个人如此。住在东三线^①的伊藤老婆，由于在北海道冰凉的稻田里泡得太久，腰痛了三个月。往后，腰就老是吃不住劲，走起路来直摇晃，象瘸得很厉害似的。

有事聚集在管理人吉本的家里，他们一个个都是筋骨结实，人人有一双厚实的手掌，可是腰不是歪扭着，就是佝偻着，总有点残疾，大家都是这样。

武田在市街区尽头和大伙分手，走上了田滕。

“阿健，听说武田这个混蛋果然是常到钩鳞那里走动呢！”

七之助停住吹口哨，马上就这样说。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还有那岸野，特意从小樽跑到这里来，很为‘青训所’和青年团下功夫，你还不知道哪！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阿部和伴都这么说呢，说这一定有什么企图。”

“嗯？”阿健尽管并不十分了解内幕，但觉得似乎也有所领悟了。

① 东三线是街名。

八 “烫，烫！烫！！”

阿健绕到房后去洗脚，堂屋里潮湿的土地直粘着脚板。听到响声，母亲在里屋问道：

“阿健吗？”

“唔！”他嘴里一面回答，一面卷起衣服下摆，坐在进屋的踏板上。马圈里传来了垫草蒸发的臭味。

由三伏卧在洋灯下，吧嗒吧嗒地蹬动着两条小腿，正在频频地用手指蘸唾沫翻着破烂得只剩了五、六页的小人书。

“姐姐，给念念这儿。”由三拉了一下姐姐的胳膊。她正在炉边作针线活。

“混蛋！”姐姐颤抖了一下，拿着针线活，就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着。“混蛋！针扎了我的手！”

由三把脖子一缩，望着姐姐的脸问：“喏，姐姐，这条狗要怎么啦？”

“姐姐怎么知道！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讨厌！”

“啊，要你告诉我。不说，我就闹啦！”

阿健盘腿宽坐在炉边，把手指当耙子咔咔地挠着头皮。

屋里长年烧火，不管顶棚、板壁，都熏得直闪黑光。架在房顶的大梁和圆木椽上垂着一串串长长的尘穗，下面烧火的热气一熏，或者风一吹，就都摇晃起来。屋子当中吊了一盏油灯，在屋顶裸露着的梁上投射着一个光圈。油灯一动，那光圈也跟着摇曳。人打油灯旁边走过，那黑影给拉窗的格根弄得变了形，扩大开来，从拉窗上扫过去。油灯老是发出吱吱的响声，吸燃着煤油。常常是刚刚觉得亮了，又倏地暗下来，仿佛给吸墨纸吸去了光似的。

“刚才呀，阿部和伴来过啦。”

“嗯，来干啥？”

“唉，哥哥，狗跟狼哪个厉害？狗吧？”

“为了修路的事儿呀，说是今年村里也不出钱哪。”

“今年还不出！那为啥叫‘村费公路’呢？简直是拿人开心！秋天运米又该花一笔大钱哪！”

“哥哥，还是狗厉害吧？”

“那么，他们说怎么办？”

“他们说没有啥法子，只好找点闲空，佃户们去修呗。村里没钱哪。”

“是狗厉害吧，哥哥……”

“讨厌！”阿健猛然喝了一声。“又是敲诈佃户！钻空子！这帮家伙看准了，撇在一旁不管，到头来作难的还是佃农；这样一来，就一定会自己出钱来干啦，他们就在那里等着咱们这么干。什么村会议员，全都是地主。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”

从前，S村的佃户曾对村政府发起过争议。北海道各村镇都拥有不少土地，租给佃农耕种。因此，常常发生针对村政府的争议。然而，由于S村的村会议员全都是地主，他们一来是为将来着想，二来也是怕火很快就烧到自己头上来，所以一直顽强地同佃农们对抗，佃农们因而遭到过惨败。

“他们说明天到吉本先生那里集合，跟他商量一下。”

母亲说着，只见她剥落了黑齿铁浆^①的歪歪扭扭的牙齿中间，还残留着白色的米饭粒。

“……”

阿健着急地把咸鳕鱼片烤得吱吱直响，然后又往黑黑的麦饭里倒些开水，唏哩呼噜地吞食着。

^① 明治维新以前，日本妇女往往用酒浸铁浆汁把牙齿染成黑色，作为装饰。

似乎是起了风，油灯的光焰轻轻地摇晃着。大家映在背后土墙上的巨大的影子，也跟着一伸一缩地动起来，就象被什么摆布着似的。

由三支起两腿靠近炉火，坐在那里打盹。

“妈妈，巫是啥呀？到山利家来啦，说是今天给山利的爸爸念咒啦，因为他爸爸在阴间给火烧得够苦的啦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巫是个老太婆，才叫她巫婆呗。山利家做了些油炸豆腐，说是给巫婆上供的呀！”

“是狐仙^①吧。”

“狐仙就是狐狸呀，是的呀！”由三忽然大声嚷嚷起来了。

“嗯。”

“是的呀，啊！”他自己肯定地叨咕着，“阿胜家的阿芳把狗带到山利家去玩，山利家的人狠狠地说了她一顿哪！”

“是呀，真是罪过！”

① 原文作“稻荷”。原是五谷神，他的使者是神狐。后来混在一起，此词也指“狐仙”了。相传他喜吃油炸豆腐，故民间多以此作供。

“山利的妈妈说他爸爸可怜，把眼睛都哭得通红的。”

“是么，是么，真可怜哪！”

“喏，哥哥，狐狸……”正说着，炉里的火噼噼啪啪地猛然一炸，火星子腾地一下子飞到了由三那小葫芦形的小鸡头上。

“烫，烫！烫！！”由三突然扔掉小人书，往后一仰，叭叭地拍打着衣襟，放声哭了起来。“烫！烫！！”

“哼，瞧吧！把那东西对着火，这是火神爷罚你啦！傻蛋！”

姐姐阿惠一边用尺子挠着自己的脊背，一边逗他说：“把头儿烧掉啦，那才好呢！”

“你说啥！放屁！姐姐是个窑姐！”

由三撇着嘴就骂起姐姐来。大家一听这句从未说过的脏话，都不由地望着由三。

母亲立刻用巴掌叭叭地打着由三那又小又硬的脑袋。

“哥哥，阿由这一程子不知道从哪学来的，光说这种话！”

阿惠还没把插在背上的尺子抽出来，就忽然变了脸色，眼看着越来越凶，接着就倏地抽出尺子不停手地打

起由三来。她咯咯地咬着牙，一声也不吭；每打一下，尺子都发出嗖嗖的响声。打着，打着，她自己哇地一声哭嚎起来。

明天三点半就得下田，薅完已经比别人迟了一步的头遍草。但是，阿健却睡不着。大门外，有人发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走了过去。阿健爬了起来。熄了灯，堂屋地漆黑，他用脚尖探索着下到厨房里来，从缸里捧起水来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。马圈里传来马用尾巴拍打着身子的簌簌的声音。

重新盖上棉被，不一会儿，就听见因螺丝松弛、而走得不准的挂钟，慢腾腾地打了七下。

第二章

一 “S 互助会”成立典礼

“修养俱乐部”的正面墙壁偏高的地方悬挂着“天皇陛下”的照片。

此外，墙上还挂了些“乃木大将”^①、“西乡大先生”^②、“日俄战争”、“血染的破旧团旗”等等镶了镜框的照片。讲台左边摆设着三支架在一起的政府处理的老式旧步枪。关于乃木大将的故事，农民们是百听不厌的。

讲台上贴着“S互助会”成立典礼程序单。两边不远的地方还贴着表示这个会的宗旨的标语：

开发海、田、山、林，首先要开发人的心田！

养成强韧的独立心、服从的美德与合作的精神！

预先通知会后可以喝一杯，因此到会的农民比哪次都多。“有车站的H镇”也有人来。一般佃农，大都借过市街区的老爷们和H镇的老爷们“一年”和“二年”为期的债，所以得在会场上向他们一一致意。

当佃农们过去致意时，粮食店老板大模大样地点点头，问道：

“今年怎么样啊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看来，还好，托您的福啦……”

佃农们弯着腰，说一句话行一个礼。这情景从阿部

① 即乃木希典，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陆军大将。

② 即西乡隆盛，是西乡从道之兄，故称为“大先生”。他是明治维新运动的首要人物，狂热地鼓吹侵略朝鲜。

和阿健坐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。阿健也是借了债的，在这种场合应该过去寒暄一下。况且，如果今年被征去当兵，家里就只剩下卧病的父亲和女人们，总还要他们照顾。阿健装作偶然从旁边走过的样子，向他们打了招呼。可是打了招呼之后，自己的脸却羞得通红。由于他是“模范佃农”，连钩鳞的老爷也殷勤地还了礼。

会场里，各个农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坐成一堆堆的，围在那里谈得很热闹。佃农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聚集到一起来。他们粗大的晒黑了的手掌和脖子，跟那只是偶尔穿穿的作客衣裳显得很不相称。他们在满是裂口的粗硬的手里转动着香烟头，无所不谈地议论着娶媳妇、稻苗长势、青豌豆、小豆、天气、生活、老爷的事等等。

那些认为开这种会的时候，最好是抽香烟的佃农们，都用不自然的动作抽着蝙蝠牌香烟。

那些晚上骑自行车到镇子上去玩，或者老是跟村子里的姑娘们闹恋爱的小伙子们，又另外聚集在一个角落，旁若无人地拉开大嗓门，没完没了地谈笑着。此刻正在谈论女人。他们有的戴着眼镜，有的围着黑色绸巾。然而，他们遇到青年团的工作，或是筹备“赛神开庙”的时候，因为可以跟姑娘们在一起玩闹，就都争先恐后地一个劲儿地干。

孩子们在捉迷藏，到处乱跑。有的跳过大人的肩头，扑倒在人堆的中间，仿佛是拨开草丛似地在人丛中穿来穿去，乱嚷乱叫。尽管不时遭到大声的呵斥，但过不了多久就又哇哇地叫着乱跑起来。香烟的烟聚集在屋顶中间，宛如飘浮着一层云雾。

二 “阿部”

“我决定上小樽去啦。”

和阿部坐在一块儿的七之助，见了阿健就说。

“去进工厂。小樽还有我的姑妈在，……不过，阿健，我这样做，并不是不愿当农民，也不是想有什么出息。我跟阿部谈得很清楚，我是有我一点点想法的……”

“嗯。……”阿健知道他的想法。

“这是因为离开村子，反而更能看清村里的事！”阿部用他惯常的低缓的声调说了。

在这个农场里，一发生什么事情，从生了孩子啦，死了孩子啦，直到租种土地、交涉地租等一类事情，都必定要求“阿部”，请他跑跑腿。他今年四十刚过一、两岁，是一个既没有粗暴的举动，又不粗声粗气，简直是个温和得叫人着急的人。

他说话的时候，经常是连嘴唇都不动的。

“阿部要是坐在屋角里，包管一整天也没人会发觉，他也会一声不响地坐着。”七之助常常这样取笑他。

村子里，那些靠一双手干活来养活一家四、五口的四、五十岁的佃农，比起那些贪图玩乐的糊里糊涂的小伙子来，他们对生活有着更坚定的信心。当佃农向地主作斗争的时候，除了在农民协会工作的小伙子们以外，无论哪里，站在最前面坚持工作的都是这些年长的佃农。阿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阿部从田里上来，脚也不洗，就蹭到切开地板安装的火炉旁边去，阅读旭川农民协会送来的《协会新闻》和《无产者报》。他看一张报纸，要费好几天的工夫，仿佛是拣豆子似地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读下去。只有在这时候，他才戴上那副坏了的、用线缠上的眼镜。

每逢看到他戴一顶变成褐色的、帽沿歪扭了的麦秆帽子，略微弯着腰，一跳一跳地在田埂上走着，尽管不是管理人吉本，别人也都不会想到“这样的家伙竟然会反抗！”

三 模范青年

“瞧，武田这小子，把红布条挂在胸脯上，正在得

意洋洋地干着哪，干着哪！”

七之助用下颚向讲台那边一指，阿部默默地笑着。

“瞧，阿健，真是怪事呢，什么青年同盟呀，互助会呀，偏偏是由武田这样的小崽子跟一帮子娘儿们气的小白脸子，挂上红布条跑来跑去地干，不是挺可笑么。要让阿健这样的模范青年来干就好啦。”

阿健脸上忽然露出不高兴的神气。

“说笑话，说笑话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阿健曾被村公所表彰为模范青年。他还记得那时身子骨还很结实的父亲，拿到表彰状竟然不知怎么办好，直在屋里打转。阿健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报偿，而感到高兴。

可是过了不久，一个在村公所当差的小学同学对阿健说穿了。原来是那时候，农村里的青年动辄就染上“过激”思想，弄得拥有成百町步土地的地主毫无办法。有一天，吉冈正跟来到村里的岸野商量此事，恰好那个小学同学在村公所当侍役，全都听到了。

“如果不表扬一下，从感情上控制住，叫他们高高兴兴地干活，那就该不好收拾啦！”吉冈这么说。

“稍微豁出点钱去，发一张漂亮的描金表彰状嘛。发颁奖典礼也要故意不厌其烦，搞得隆隆重重的。那帮子乡下

佬还不轻而易举地就给治住啦！”据说，岸野是这样说
了的。

“真会是这样！？”

阿健相信校长，就马上找他谈了这件事。

“哪里会有这种荒唐的不合情理的事，那是因为你既
孝顺父母，又加倍干活的缘故呀！”校长这么说。阿健自
己也觉得恐怕是这样吧。

只有阿部说这是地主及其走狗村政府极其巧妙的
诡计。

“过些时候，没吃的啦，就会清楚地知道模范青年
究竟是怎么回事啦。”

“大家都在忌妒我！”阿健那时甚至对阿部也这样猜
疑过。

然而奇怪的是，阿健看到父亲身体有了毛病，干活
少了，无论怎样拚命干，（歉收的年头也是这样！）到头
来收成全都被地主拿了去；尽管他从前丝毫不是这样，
但如今却感到泄气、寒心，而使他觉得这样下去是没有
尽头的。“模范青年究竟是怎么回事！”阿部说的话逐渐
应验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一有人说他是“模范青年”，他的脸就涨
得通红。

四 “武 田”

开会了。

武田出来致开会词。他本色毕露地，活象士兵木偶一样，直挺挺地站在讲台上，用郑重其事的声调开了腔，仿佛是在做讲演。一连串听不惯的叫人讨厌的成语，钉尖儿似地刺着农民们的耳朵。

“……面临着目前的危机，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，外要同过激思想、城市颓风作战，内要培养刚毅、互助的气质，以此谋求我们S村的健全发展，这就是我的微意。

“……再者，这次承蒙旭川师部派遣渡边大尉光临，农场主人方面又有吉冈几三郎先生的代表松山省一先生到会，佃农方面则由鄙人出席，我们在此协力一致，以求得到全村美满的结果。”

七之助一边听，一边吹毛求疵地抓住武田的每一句话，诙谐地嘲笑着。

“武田家的阿作也了不起啦。原来可是个无赖哩！”

“用了不少功吧！”坐在阿健前面的一个佃农说。

七之助听见“用功”这个词，禁不住噗哧一下子笑出

声来。

“可是用了大功啊！钩鳞老板跟地主先生都喜欢么。真是圆满圆满，天下太平。”

七之助跟阿健不一样，早就有这种作风，说起俏皮话和讽刺话来，简直不象个农民，尖刻得使人感到痛快。

五 “地主代表”

地主代表出乎意料地用小孩子般细弱的声音开了腔，再加上动辄就把手伸到鼻子旁边去，就使得农民们很瞧不起他这个“人物”。“瞧，七下！……瞧，十一下啦！……瞧，又是一下……”七之助数着，引人发笑。

“……人们说，地主和佃户是‘父与子’的关系，其实并不是那样分得开的，而是紧密得象‘头脑和双手’一样。彼此若不是亲密无间地共同劳动，就不能生产养活整个日本的宝贵的大米。别的地方，近来常常发生‘佃农争议’之类的不幸事件。希望这个村子不发生这类事件。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也希望这个新成立的互助会做大量的工作。”地主代表常常在半路上失去条理，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些话。

“明白啦，既然是这样，就要把地租减低一些呀！”
不知是谁诙谐地说了这么一句，大家都回过头去，
哄然大笑起来。

六 “佐佐老爷子”

每逢开这样的会，就能够喝上“一杯”。专为这个目的来的酒鬼、东三线北四号的“佐佐老爷子”，又在嘟嘟囔囔地抱怨起来了。

“一点屁趣儿也没有，好不好快点拿酒来呀！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！喏，佐佐老爷子。”七之助看着有趣。

“真腻死人啦！”

佐佐老爷子总是把凉酒倒进破口的木碗里，一颗颗地嚼着乾玉米粒，就着喝。这是他喜欢的吃喝，一喝醉了，就用抑郁而格外响亮的声音，专门拣歌曲里猥亵的段落唱，一边唱，一边摇摇晃晃地顺着笔直的干线路走回家去。只要佐佐老爷子一来，谁家都要拿出酒来。碰巧赶上没酒，佐佐老爷子就象小孩子一样，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的神情来，孤寂地晃着肩膀走回家去。

有时候，佐佐老爷子晚上一出去，直到第二天早晨也不见回家。原来是喝醉了，就象一根腐朽的木桩埋在

田里睡着了。去寻找的人把他拉起来，他还睡得挺香。

“看他那神情，真象是钻进窑姐的被窝里去啦！”

但是，佐佐老爷子却是村里第一个通晓政治的人。这里订阅东京《朝日新闻》和《北海时报》的，除了市街区的人以外，就只有这个佐佐老爷子了。他对滨口、田中、床次、鸠山等人^①，比对自己的街坊知道的还要多些。这回床次怎样做，于是，田中就会这样做。他仿佛是在看穿了似地到处宣讲着。他本人是拥护政友会^②的。

“老爷子，你为啥喜欢政友会呢？”阿部这样一问，他就回答说：“不论怎么说，我总喜欢政友会呀。政友会么！农民非靠政友会不可么！他们一上台，市面好了，活也就多啦。”

“这个会要是支持政友会，你老爷子也得加把劲支援一下呀！”

七之助跟他开玩笑。

“支持政友会？那当然要加劲干哪，当然罗！”

① 即滨口雄幸，1929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。田中义一，陆军大将，政友会总裁，1927年任内阁总理大臣。床次竹二郎，政友会总裁，曾任邮政大臣。鸠山和夫，政友会头目之一。

② 即立宪政友会，日本资产阶级政党。1900年成立，1940年解散，由代表当时官僚势力的伊藤博文发起成立。

七 “也必须广泛地渗透到农村里来。”

接下去是渡边大尉讲话。

他把军帽挟在腋下，把闪闪发光的齐膝皮靴上的马刺，踏得嘎嘎直响，走上讲台。喧闹的声音就仿佛受到压抑似地静了下来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又哇哇地闹起来。孩子们谈起肩章上有几颗星，谈到佩刀，引起了争论。农民们呢，平日偶尔有军人过路，他们就忘记了庄稼活，长久地望着他们走过。一谈到军人，他们跟孩子一样的起劲。

《关于在农村的军人精神》，这是渡边大尉讲话的题目。他举出各种例子，阐明了军队里的严格的秩序、严正的纪律和服从关系等，大意是说：正是这种精神造成了日本军队具有决不受外国欺侮的强大力量。因此，这种精神应该不只限于军队内部，也必须广泛地渗透到农村里来。特别是在外来的坏思想动辄就抓住有前途的青年、企图破坏我们宝贵的社会秩序的时候，在农村里更是非要有健全的军人精神不可。

武田等人一直在机警地等待着，听到话音一落，立刻就带头鼓起掌来。

“阿部!”一个佃农从背后向他喊话。“说的外来的啥思想,是怎么回事儿呀?打一开头,每一位都这么说……”

“是啊……”阿部想了一下。“咱们村里大概没有那玩艺儿吧……”

接着,他装作谈别的事,开玩笑似地说:“不过,若老是减租减租的,叫得太厉害啦,地主先生们也许就会大为恼火,说是中了过激思想的毒啦。”说完,只是嘴里笑了一笑。

武田再次上台,说明了会的性质、目的、入会条件、事业等。跟着就是游艺节目,有萨摩琵琶^①和相声,还有《小樽新闻》派来的年老记者的修养讲话《一日谈》,然后,终于拿出酒来了。

“真他妈的叫人等苦啦!”

“咱们又不是狗,是吧!”

一想到滚烫的酒热刺刺地浸透到胃囊里去的滋味儿,给太阳晒黑了的农民们的喉咙就如饥似渴地直咽动。他们平常任谁也没有这样喝酒的机会啊。

“听说今儿没有姑娘斟酒哇!”

“是吗?”

① 在萨摩地方发展起来的一种琵琶及其曲调,音调悲壮,乐器及弹法与一般琵琶不同。

“又是假装正经，武田干的事儿！”

话虽如此，当妇女们和胸前戴着花的干事们把酒端进来的时候，大伙立刻就欢腾起来了。

武田搬了一架梯子来，在大家都瞧得见的高处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为了庆贺本会成立，下列各位先生慷慨捐赠礼品如下：

酒	壹斗	校长先生
现金	叁拾元整	岸野老爷
啤酒	壹打	钩鳞老爷
啤酒	壹打	吉冈老爷
手巾	壹百条	H 镇镇长老爷
现金	拾元整	相马老爷

谨此

致谢！

干事

“喝！”

“真阔气，到底是啊！”

“真难得！”

酒杯和酒壶不停地撞击着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干事、来宾和讲演的人们都退席到管理人吉本家里

去了，在那里开始了没有外人参加的“酒筵”。用汽车从且镇接来了七、八个侑酒的女人，一直闹到将近天亮。侑酒的女人那天夜里都没有回去。

阿部和阿健等人先出来了。高高的碧空里，闪烁着颗颗星斗。在离门口稍远的暗处，两三个人在并排撒尿。他们正要从旁边走过去，只听到：

“哦，阿部！”

声音爽朗，原来是伴。阿健和七之助点头致意。

伴凑过来，压低声音对阿部说：“怎么样？他们这个阴谋！请你马上给那边报个信儿。”

阿健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走着，心想：不管怎样，这几天要去找阿部谈谈。

第三章

一 阿节感到悲哀

“那么说，你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阿节一句话也不说了。

阿健也不作声，默默地走着。

从白天晒热了的稻田里呼呼地刮来潮湿的热风，撞到两颊上，又往后刮去，使人怪难受的。走到哪里，那里的蛙鸣就立刻停住，接着又从后面顺次地叫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……”

阿节仍然不作声。阿健侧目一瞧，在黑暗中只看到一张白脸。

“到河边去走走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往河那边一拐，她还是跟着来了。阿健逗着玩，轻轻地撞了她一下。往常，她都是用身子反撞着，吃吃地笑个不停；可今晚却仍然是绷着脸，一副假装正经的神情。女的一不开口，男的就受不住了。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。他们走过的家家户户都敞着窗子熏蚊子，只见一个光穿了内裙的妇女，袒胸露臂地躺在席子上翻腾着。

拨开杂草，向河堤走去，细长的草叶刺得脸上直痒。什么地方传来了悄悄的谈话声，大概足有两三对。拔完了二遍草，眼前正是有点闲空的当儿。

走上河堤，就听见脚底下有人在大声说话，和大概是在洗马的唏哩哗啦的声音。两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往下直陷的沙滩，走到河堤尽头，只见河滩上燃着野火。钓鱼的人似乎想把鱼招引过来，不时地把燃烧着的残枝抛到河中间去。这些残枝啪啪地爆散着火花，在黑暗中画出一道鲜明的红色弧线，一落到河面上，就嗤地一声熄灭了。这光景也辉映在河水里面。

“多好看呀！”

这回是阿健不作声了。

“生气啦？……”沉默了一会之后，阿节说。

到底还是阿节。这短短的话语，充分地表现了她的性格。阿健忽然觉得她可爱起来，仿佛生气似的，粗暴地把她的肩膀拉过去，猛然抱住。他一用力，脚底下的砂子也跟着窸窸地陷了下去。

阿节象往常一样，咬住牙，紧闭了嘴，但还是稍微凑了过来。她的嘴唇上微微发散着煮鱼的腥味。

“吃了啥呀，擦擦嘴吧。”

阿节仍然是一本正经的神情，孩子似地用衣袖擦了擦嘴。

他们把草拨倒作垫子，坐了下来。河滩上的野火映照着对岸的杂木林，一明一暗，清楚地闪现着暗红色。

“阿健，你喜欢阿部吗？”

“你是想说，叫我少上阿部那里去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一定是的。你也去跟阿部和伴他们谈谈看。起初，我也觉得……”

“他们俩可都是好人呀，可是……为了上次的会，他们见人就给一张传单。就是这件事……”

传单的标题是《佃农们，不要受骗！》上面写着建立“互助会”的目的，暗地里有什么人活动，表面上虽然装得满有道理，骨子里却是黑幕重重等。

“……都在发火呀，说人家那么出力，还撒传单，真是忘恩负义哪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也有你吧？——没错。”

“大伙都是这样么。”

“傻蛋！”

两人僵着，谁也不吭声了。

“我说，阿节。”阿健的声调有了变化。“阿节，是不是这样，认为我还是当个模范青年好吧。”

阿健有时称阿节“你”，有时称“阿节”。称“阿节”的时

候，那必定是心里有什么正经事了，这点阿节是知道的。

“因为是你阿健，我想总不会胡来的。可一想到人家会说‘把阿健看错啦，看错啦’，我也有点难过啦！”

“阿节，话是那么说，可是在这个岸野农场里，谁也没有说阿部和伴的坏话呀。”

“那是没有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好人么。……可是人家总是有点怕阿部呢。”

“那不是佃农，可咱们首先是佃农啊。”

“真是变啦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没想到从模范青年嘴里会听到这样的话吧？”

阿健反过来用“模范青年”这个词来嘲笑自己了：“模范青年！模范青年！”

阿节不禁抬起头来。

野火一灭，四周顿时暗下去，也沉静下去了。河面上，不时传来啪啦、啪啦的水声，似乎是鱼在腾跃。

“你就会明白的……。晚啦，回去吗，啊？”

阿健站起来，挺了挺腰。潮湿的草味扑进鼻孔里来。过了一会，阿节还坐着不动。“啊？”又催了一遍，才好不容易站了起来。

“这就回去呀？”

阿健拨开杂草，向前走去。

有人用口哨吹着《这里远离祖国几百里》这支歌曲，从对面走过去了。

“吹口哨的该不是武田吧？拐弯吧，给人家瞧见啦，该是多棒的模范青年哪。”阿健说着，纵声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模范青年，模范青年，请你别再说它啦！”阿节发着悲哀的声音。

阿节感到悲哀。本来，跟阿健会面，她每次都由于心里怀着一种期待而感到喜悦。但是，每次分手，都莫名其妙地使她感到似乎是留下了一种不满足的心情。她觉得阿健好象什么地方有些冷淡。使她感到悲哀的，正是这个。

拐过进村子的角上的竹丛，只听见对面黑暗的地方，一个女人被人呵着痒似地在憋着气格格地笑着。可是，两个人的脚步声一响，那笑声就立刻停住了，接着就传来拨开杂草的声音。

“我说，阿节，这一阵子大家都这么胡闹，警察也不吱声，你知道为啥吗？”

别人为啥这么开心地在夜里会面呢？阿节看到这般光景，引起了感情上的冲动。

“这是因为地主们嘱咐过警察不要管得太严啦。”

“这人真是迟钝，究竟在想啥呢？”阿节想着，根本没听阿健说的话。

“他们说，这里既没有影院，也没有饭馆，更没有窑子，这样，年轻人就太可怜啦。你瞧，怎么样？”阿健说着，独自呵呵地笑起来。“真是难得的地主啊……”

“可是，阿部说啦，——一提阿部，你就摆出讨厌的神气来啦。——他在小樽工厂的时候，工人只要拣了掉在工厂角落里的一根线头带出去，就得被开除。可他们随便把女工的肚子一个个弄大了，也没有人吱声！”

“不见得吧？……”

“别吱声，听着！——据说，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理由，要是不让这么干，大伙就会互相发火吵架……”阿健的话未说完，阿节就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混蛋！”

阿健骂完就住了口。可是，一会儿又开了腔，

“喂，活儿太累啦，所以，一有点事情就立刻拿到工会去。这么办，是为了不让他们那样干的。”

“啊哟，啊哟，你可想的真多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么管理人出头主办的处女会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阿健回过头来，猛然大声嚷起来：

“是呀，内情就是复杂么。表面上搞得冠冕堂皇，表扬什么节妇呀，孝子呀，把人捧起来，——也就是把人控制起来。妙就妙在这里呀。”

“我可不明白哪。”

一辆车篷嘎嘎直响的旧汽车，摇晃着苍白色的灯光，象两根长长的触角似的，一直从“有火车站的H镇”沿村路向市街区伸进来了。一进街口，就连续地鸣笛招呼乘客，那声响遍了整个沉静的市街区。从钩鳞杂货店里，有人哗哗地拉开店门，慌慌张张地奔到街上来。

他们避开市街区，走上了田塍。

“往后，也不能老是这样在一起啦。”分手时，阿健这样说。

阿节默默地咬着嘴唇。

阿健回家钻到被窝里，正要朦胧入睡的时候，只听到街门吱吱地响着被打开了。

“阿惠吗？又是这么晚，到哪儿串到这会儿才回来！”

热得尚未睡着的母亲，睁开眼睛嚷了几句。阿惠一声不响地走进房去。黑暗中，只听到从她被窝旁边传来解衣带的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第四章

一 “撒谎！”

同是一条石狩川，这里却是它离中游较远的上游。为了运输杂粮和大米，偶尔也有汽船发出唠唠的响声驶来。有些日子，这响声能够传到很远的地方去。“喝，汽船来啦！”到处都有佃农们伸直腰杆来听一听。

由三在路上拼命跑着，腰带上的结扣移到旁边，前襟敞开来，露出给污泥溅脏的肚皮，只顾向前跑。原来是听到了汽船的响声。别的孩子也顺着田塍跑来，他们的身体远看着都很小。不一会，都会合在村路上，一齐跑向前去。

大家都坐在河堤凸出的尖端上，摇晃着脚。河流弯弯曲曲，沉静得很，瞧不见它“流”，但是却在流着。水太深了。

有了响声，但很久还没看见汽船的影子。忽然间，完全是忽然间，那蓝油漆的汽船出现了。它发出唠唠的响声，把一个个透明的烟圈，均匀地喷射到蔚蓝的天空

中去，轻轻地摇晃身子，以似进非进的速度驶了过来。后面还拖了一条驳船。孩子们手脚一齐挥动，小麻雀似地齐声高喊：

“万岁！”

船员们在驾驶室和机器房里摇晃着帽子，在喊些什么。大家更是兴高采烈，又喊了一回“万岁！”

“听，那个嘎嘎的响声……”由三抓住身旁一个小家伙的手，按在自己的胸口上。“我的胸口在噗通噗通地跳吧，那响声就跟这个一样啊，那是轮船的心脏啊，我姐姐说的呀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撒谎！”第三个孩子摇起头来。“那叫发动机。”

“发动机？发动机不是那个往灌溉渠里抽水的玩艺么？不对呀，别装懂啦！”由三也不服输地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坐在边上的孩子同意了。

这引起了小小的争论。

突然，村里放起了焰火。

在盛夏高朗的青空中，两下清脆的回声响彻四周。

“啊！”由三一伙人欢呼着跳了起来。

“快，晚了就糟糕啦！”

大家顺着来路跑开去了。落在后面的人，在半路上脱下了木屐。

原来是岸野农场的主人，今天要带着太太和小姐来参观农场。

住在东京的那些有爵位的大地主们，时常也到北海道来，让佃农和村里的人们给他们当“家将”去猎熊。

在S村，从村长到钩麟的老爷、校长等人，就象来了大臣似的，惊慌失措地忙乱不堪。

二 地主、太太、小姐

两辆汽车，扬起大片烟幕般的尘土，沿着笔直的村路疾驰而来。岸野农场大门两旁，有一百七八十个佃农排在那里等候着，连到镇上去做一两天短工的也都歇了工前来迎接。

天热，大家不停地用挂在腰间的土布手巾擦脸。

“再呆几天，等咱们大忙的时候来，就好啦。”

“要在干活的时候给他看看多好哇。”

“嗯，嗯，是呀。”

“听说太太还是女人的大学毕业的哪。”

“大学？女人的？喝！”

“听说可是了不起的漂亮人物哩。”

“女人，大学毕业？别撒谎啦！哪里有女人的大学？……胡说八道吧，难道会真有女人进……”

“是呀，多么了不起也不会的！”

这一堆、那一伙的，谈论着不同的话题。

“喏，老爷要再好一点点，咱们就会拼命干活呀。”

“他没干过活，不懂得这个。”

“这回太突然，来不及啦，象这种时候，咱们应该大家先商量好了，来时向他提出请求呀。”

阿部在听着大家说的话。管理人蓄意把地主来“参观”的事一直拖到头天晚上才告诉大家。阿部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这个阴谋。大约两年以前，管理人就因为通知太早，出了岔子。大家把平日受的气集中到一起，等岸野老爷来时，向他申诉，几乎因此闹出大乱子来。所以，这回被管理人瞒住了。

四、五个足穿草屐的孩子，吧哒吧哒地在飞尘中跟着汽车奔跑。汽车开慢的时候，大家就都象铃串似地挂在汽车后面。开到农场大门口，汽车就喷吐了一阵子汽油味，停了下来。

太太轻轻地揸着袖口，提起长衣下裾，以熟练的身

段飘然走下车来。

“啊哟，这车子坐得可真难受极啦！”她高雅地微微皱了一下眉头。

接着，就是那位农场主人，手里拿着平顶草帽，身上穿着白地起花的长衫和黑罗外套，现出了他那高高的身姿。跟着下来的，是穿着淡黄色西服的小姐。后面那辆汽车里坐的是前去迎接的村长、校长、管理人，还有H镇的警察署长。

佃农们纷纷按照自己的方式鞠躬致意。

“是，是呀，真难得您一路平安……”

佐佐老爷子用手巾使劲地擦着脸，低头行了好几遍礼，浑身上下，酒气熏人。他有个习气，每逢有什么集会，不喝酒就说不出来话。

“你们也都结实，再好没有啦。哦，希望大家加劲干活。”

他每说一句话，大家就弯一次腰。佐佐老爷子把他那小红脸儿皱得象一个拳头似地谄笑着。

“真是叫大家受累啦。”

太太环视着辽阔的稻田，轻轻地吸了一口气。

佃农的老婆和女儿们只是对着太太和小姐发呆。她们唿唿拉拉地跟在后面走着，纷纷谈论起太太和小姐穿

的是什么。可是，那些东西都是呆在北海道偏僻农村里的佃农妇女们从未见过、从未摸过的。衣料的花样也是如此。她们除了在破旧的妇女杂志上看过照片以外，对于这些人的事是一点也无从知道的。然而，不管怎样，看到“自己的太太”竟然是这么体面的人物，她们也都有点得意起来了。

“傻瓜，你怎么带头看呆啦？”

伴从后面插了自己的老婆一下。

“怎么样，今年？”岸野蹲在田埂上，摆弄着稻穗问管理人吉本。跟从前的地主不同，岸野对于庄稼事很生疏，只知道一年能够收多少租子。

“哦，只能说是普通年景吧。拔二遍草的时候还好得很，可是到了这个月初就闹起虫子来啦。特别是去年全都糟蹋啦，今年就是再好，佃户也得受累呀，因为已经都差不多是筋疲力尽啦……”

“嗯，那么说，看这情形怎么样呢？……”

“哦，现在看嘛——还是要到秋天才能……”

两人说话的声音低下去了。

“你可要当心哪！”

“那个么，早就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老实说，岸野感到一种犹如受胁迫似的恐怖。他时刻都在担心突然会被人从后面推到田里去。好几次一有点动静，他就吓得胆战心惊；没走到一町远，就已经是汗流浹背了。然而，他必须保持着外表的尊严。

“该不会象上次那样把请愿书塞给我吧？”

“这一点，这回可保险没错。”

“嗯。这就放心啦。”但下面的话，他却没说出口来，只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。他把手里的稻穗往田里一扔，激起了小小的波环，那波环被稻茎划破，又叠合起来扩展开去。

“我说呀，农民们整天都下到这水里去干活吧！”

“是的，小姐。”

在隔着两三块稻田的地方，只见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，用毛巾围着头，戴着斗笠，穿条束脚裤，正站在齐膝的水里干活。脸上溅了泥，就用袖子擦去。

“那样，手呀，脚呀，整个身体也都够受的呀！”

“喂、喂，那算不了什么。”吉本谄笑着。

“我要在学校作参考，想带两三棵稻子回去……”

佃农的老婆们争先去拔了。管理人吉本心想：“这个干得可满漂亮。无论怎么说，总是了不起的。”

妇女们微微弯着腰，把稻子递过去；小姐说了一声

“谢谢”，无意中看到伸出来的手。手？然而，那是手吗？小姐叫了一声“啊！”不觉地用手背掩住了嘴。

他们把田地看了一遍，就带着“很是满意”的神态，回到管理人家里去了。

三 “伴”

晚上，全体佃农都可以喝上“一杯”，大家都三三两两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。

“啊，阿部君，出汗了吧！”

伴用爽朗的声音豪放地说，听起来不象个农民。

阿部跟往常一样默默地笑着。阿健绷着脸，在稍后一点的地方跟着走。另外还有经常跟伴和阿部来往的四五个人也在一起走着。他们后面的一伙人正在高声地谈论着地主和太太们的事。

“那群家伙身上穿的哆哆嗦嗦的衣裳，都是咱们供给他们穿的。这点道理，现在该是明白的时候啦。”

伴这么一提，走在前面的佃农回过头来接着说：

“碰上伴，那就够他受的啦。”

伴也跟他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

伴不管什么都爱随口就说，因而最受地主“仇视”。

管理人常常绕着圈子说，愿意用多少钱一坪^①收买他的佃耕权，使他感到随时都会被客客气气地撵走。另一方面又同他谈判，说只要稍微老实一些，就可以叫他做管理人。然而，每次都被伴用毫无忌惮的“哈哈”大笑给制止住，给顶回去了。

“喂哟，我说胜见呀，你要是糊里糊涂的，可连胯裆里的毛都得被人家拔了去呀！”

他对前面的人大声喊着，又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对方也笑了起来。

一直没作声的阿部说：“伴，晚上到管理人家去的时候，先到我家来一下好吗？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伴掖起衣襟，露出树桩一般给太阳晒黑的毛茸茸的小腿，有时好玩地晃荡起两支脚来，有时又把石子踢开去。

四 “蛮汉子老源”

“怎么样，阿健？”高个儿的蛮汉子老源从后面叫了一声。“娘儿俩哪个都成，要是接着睡一夜么！”

① 一坪约等于六平方尺。

“啥话呀，你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吗？”阿健第一次生气地说了。

“那样的人儿别处没有喽！”老源一阵傻笑。

S村的佃农们对蛮汉子老源，比对常常下山来的狗熊还要怕得厉害。他一喝了酒，就啥事都干得出来。使起傻劲来，哪个佃农也对付不了他。有一回想制住蛮汉子老源的胡闹，结果是五六个人都被他摔到满是泥浆的田里去了。他还调戏妇女。

酒醒了，他就把毛巾缠在头上，一躺一整天，嘴里还一定要哼个不停地说着：

“我啥也没干呀。我呀，光我一个人啥也没干呀！”

奇怪的是，他跟阿健可很要好。每天都是这么单调，活又这么累，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，这样，随便哪一个年轻人，就都会变成蛮汉子老源的，想不变也办不到。每个人心坎深处多少都有一点蛮汉子老源的成分。阿健这么想，也就不象别人那样怀着恶感了。实际上，无论哪个村里，都曾有过，也必然有这样的二流子。

但是，如果二流子老是这样反复地产生下去，又该怎么样呢。不是二流子不好，是有使人成为二流子的根源，可是谁也不晓得这个道理。阿健近来开始这么想了。

“喂，还好哇，今晚有酒喝啦！”

“老源，酒……”

蛮汉子老源只是摇着头，仿佛在说：“知道啦，知道啦。”伴逗他说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一碰上模范青年哪……”蛮汉子老源挠挠头皮，眯起了眼睛。

“谁是模范青年？”

阿健不高兴地这么一问，他就不作声了。

阿部只是抿嘴笑着。

五 “野地里的羔羊”

妇女们为了准备酒宴，从三点钟就到管理人家里去了。每逢娶媳妇、做斋打醮或是喜庆节日，一有这些活动，阿惠她们就欢欢喜喜地互相邀着去参加。管理人家的厨房烟囱少见地冒着浓烟。妇女们用布带挽起大袖子，露出粗壮的胳膊，有的抱了簸箩，有的拿了葱，匆匆忙忙地在后门出出进进。

小姐感到轻微的头痛。从火车窗子望见过，也从各种小说里读到过，那巧克力色的房顶苦了草的农家，一直使她怀着一种牧歌式的、令人沉醉的天真、幽美的想

象。但究竟是怎样呢？小姐望了望两三家小屋，黑暗的屋子里冲出阵阵腐烂了的马粪和稻草的臭味，一群苍蝇嗡嗡地一声从暗处飞起来，撒豆似地猛然撞在小姐脸上，吓得小姐“啊哟……”地大叫了一声。一个只是肚皮胀得很大、两眼贼亮的孩子，手里抓了把炉灰，正在要往嘴里塞。板炕沿上扔着吃了还没刷的饭碗和盛着吃剩下的咸鱼的碟子，上面黑压压地聚满了苍蝇。鸡在胡乱堆置在屋角的被窝上咯咯地叫着，一边四下张望，一边走下来。……小姐一回到管理人家里，就把湿手绢放在额头上，躺了一阵子。

到了晚上，点上了油灯。小姐看见真正的油灯这还是第一次。她看惯了城市耀眼的电灯光，直觉得暗，简直太暗了。然而，点油灯的这种气氛，却使她愉快起来。

“妙极啦！”

她想，一定要用图画明信片把油灯的事告诉小樽或东京的朋友们。

太阳要落的时候，佃农们渐渐地聚拢来了。在堂屋地里铺上席子，竹竿上高高地挂了好几盏灯笼。一见到小姐，佃农们就都跪坐起来，恭恭敬敬地行礼致意。在常常出入教会的小姐看来，农民就象“野地里的羔羊”一样纯真，而且觉得他们和父亲在小樽开的S工厂里那些傲慢

的工人们比起来，是截然不同的。

六 “只是这样，只是这样就见完了”

武田和两三个同伙一道到得稍微早些。见了岸野，他说：为了对平素的种种照顾，打算略报大恩，乘此机会举行一次摔跤大会，恳请赏脸。岸野表现出罕见的笑容，非常高兴。

岸野快活极了。他站在院内稍微高一些的地方，简单地向佃农们作了“训话”，然后马上就进屋去了。吉本告诉他非这样做不可。

“说是叫大家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到屋里去见见面。”吉本对大家说。

“吉本先生，吉本先生！”伴听他这么一说，就从大伙当中挺起腰来叫了一声。“我们有好多事要跟地主老爷说，也有好多事要他告诉大伙，一定要在这里……”。

“那办不到。”

大家立刻哇哇地说开了。

“啊，你们这怎么成！安静一下！”吉本拚命地制止

“是呀，是呀，伴，还有酒席哪。”佃农里也有人这么说了。

“瞧！阿健，明白了吧！”很少动感情的阿部也兴奋起来了。

“上他妈的当啦，阿部，等见面的时候干还成吧。”

“见面的时候？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谈吗？不成，不成！因为那就搞得太分散啦。”

“……”

阿健有点不服气。所谓“见见面”，只是望着你的面孔说一声“喂，好好干活”罢了。阿健心想，那么，就抓住这个机会吧。

一见地主安然自在地盘腿宽坐在两张叠在一起的座垫上，阿健觉得这跟在外面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人。岸野的存在似乎把屋子占得满满的，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压抑。地主一见阿健，只把下巴，而且只是下巴尖儿，几乎看不出来地轻轻动了一下。

“这是田口健。”吉本介绍说。

“唔，是这个吗？”

他看了管理人一眼，然后朝坐在旁边的太太和小姐说：“这就是咱们农场里唯一的模范青年哪。”

“唔，要加劲干活。往后我依靠的首先就是你们

啦。……好啦，好啦。”

他说着又只动了动下巴。管理人已在吆喝下边的人了。

只是这样，只是这样就见完了。

阿健浑身都给汗湿透了。他没脸去见阿部，突然感到十分恼火，恨不得把怯阵的、没出息的自己象破纸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一样，一下子踏个稀巴烂。

蛮汉子老源已经喝醉了，他把两只眼睛凝视着周遭，象是想找个对手。

“阿健，阿健，阿健我叫你哪！”

阿健没有回答。

“阿健呀，干吗那么丧气的样子！”

阿健一句话没说，就跑到黑暗的门外去了。

第五章

一 土工

大陆特有的太阳炽热地烘烤着光秃秃的地面。那炫耀着的阳光犹如白热的火焰熊熊地燃烧着。胡乱铺设起

来的推土车的小铁轨，弯弯扭扭，看上去活象一条条鱗鱼。土堆上蒸发着的热气薰人。

土工只穿了一条兜裆在干活。全身被太阳晒得比挖出来的土还要黑。汗水在沾了泥土的脊背上流成了许多道道。土工里面有将近一百个朝鲜人。

推土车一驶到急转弯的地方，外侧就突然翘起，那一边的车轮就打起空转来。阿健他们五六个人在假日前^①到这里来干活。活是很危险的。

这工程是开一条蜿蜒二十几里的大灌溉渠，把空知川的水引到江别、石狩一带。开成以后，包括它的支渠在内，就可以得到几千町步良田。这样，北海道的产米量便可一跃而直线上升了。

以村长做招牌，有关的大地主充任委员，成立了一个“土工合作社”，从北海道厅取得了“补助金”和“低利资金”。拓殖银行又用特别低利给与“逐年偿还的贷款”，说这是为了开发北海道。这个工程，交由“猪仔馆”^②承包。雇用一般土工，一天怎么也得出三四圆，而包给他们只合五六角。因此，就从中剥取了两三倍的钱。

① 每年阴历正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六日，一般雇佣于旧式商店、工厂或家庭的劳动者都可以回家休息一天。

② “猪仔馆”，意思是实行残酷剥削和控制的设备简陋的作坊。

这样，大地主就用几乎白赚的价钱，新开垦了等于这价钱几十倍的稻田。只要开成了稻田，那点“低利资金”，光用地租就可以很快还清了。

这些阿健也明白。单拿这件事来看，究竟是谁来肩负这些重担呢？佃农和土工！他觉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。

“啊呀！”有人大叫了一声。

推土车卷起烟尘翻倒了。车底朝天，只有四个轮子随着惰力还在哗哗直转。车上的土工都被压在土底下，然而谁也不去过问。只有做临时工的阿健他们不觉屏息站住了。

后面的推土车也看不过去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工头就吆喝着“不准停，不准停”哪！

S村附近有陆军演习，阿健这些人家里都住了军人。

“要是不给部队吃米饭，那可丢脸！”

给母亲几次三番地这么唠叨，阿健才来打短工的。可是，同村来的谁也没干上三天，就都半路上停止了。

“喂，咱们还算好哪，可以半路上不干，可那些土工又该怎么办……”

回村的路上，他们全身都作痛，肩膀也肿了，出了脓。

“土工不是人哪，不是有一首歌就唱的是土工和人打架的事么……”

“佐佐老爷子说过呀，无论怎样，开发北海道也得使用土工么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别胡说八道啦。”

阿健发火了。

“进工房子的时候，要把衣服脱个精光，在门口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地点数。窗户还都钉上哪！”

阿健心想从明天起不干了。部队也好，跟咱们一样给他们吃黑饭，谁又管得了这许多？没有必要装什么好看。

第二天早晨三点多钟，同伴们在门外喊他。

“我不去啦！”

他本来觉得，一定要去还是能去的，但一睁眼，感到浑身痛，只能趴着了。

“你说啥？”母亲蓦地抬起头来。

阿健一声不响地又把被子蒙在头上了。

“阿健，我说阿健呀，再挺两天吧，啊，还有两天啦！”

“干不下去啦，浑身直痛，痛啊！”

他没有耐性，而且很想睡，话头就此打住了。

然而母亲还不死心，在枕头边上叨咕了半晌。他心想真讨厌，听着听着，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

二 “啊，是部队啊！”

“日本胜啦，日本胜啦！俄国败啦……”

“日本胜啦，日本胜啦！俄国败啦……”

由三蹲在房后庄稼地旁边，用断枝捅着蚂蚁窝。

“红蚂蚁，是老俄；黑蚂蚁，是日本国。这个混蛋，要咬死日本蚂蚁哪。这个畜生，这个畜生！”

他当真地用断枝把红蚂蚁捅了出来。

“这小子，这小子，这小子！”

远处传来枪声。由三一哆嗦，就抬起头来。枪声接着又响了。由三把断枝一扔，就奔向大门外，瞪着眼睛跑上街去了。

“啊，是部队啊！”

三 “干啥呀，稻子！稻子！”

中午前后，军人和村政府的人来决定每家分住士兵的人数。阿健这些人，为了见习，必须随“青年训练所”

去参加一天，说是要养成与军人共甘苦、能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。危险，真危险！阿健现在已经不想去了。这只是表面上说得动听，“克服困难！”究竟要克服的是什么困难呢？要看看“内幕”！不管怎样缺吃少穿的，佃农都得乖乖地忍受着。难道不是要演习这种精神么！

一清早，远处就响起了枪声。飞机轰鸣着飞过晴朗的高空。银色的翅膀迎着太阳在闪闪发光。佃农们站在各处，因为有点晃眼，都把手遮住前额，仰望着天空。孩子们看得都着迷了。

阿健被由三缠着走出门外。阳光照在身上，灼热得很。站着不动，腋下也都给汗水粘得挺难受的。由三吹着好不容易刚学会的口哨，一会吊在哥哥的胳膊上，一会又缠在哥哥身上，独自乐得乱蹦乱跳。

一进市街区，只见邮局前面系着一匹毛儿整齐的军马。一个腰间挂着小皮包的士兵，正在电报纸上写什么。

“跟咱家的比起来，是多好的马啊！”

由三不离马的左右，走到前面去，又绕到后面来，最后蹲下去望着。

“哥哥，明年你去当兵，就要骑马啦，多好哇！”

街上每家门口都贴着分住士兵的纸条。走出市街

区，就瞧见三个士兵，肩上扛着枪，胸前解开两个钮扣，帽子下面垫块手绢，咔咔地踏响鞋底的铁钉，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。

“S村，就是这儿吗？”一个士兵手里拿着地图，指了指市街区。

由三不等哥哥开口，就急忙抢先回答说：

“是的。”

只说了这么一句，由三觉得这已是无上的光荣了。

枪声从东边响起来了。他们俩就由于线路拐进殖民区七号路，没走多远，就看见路上到处都落着不常见的新马粪。

“那儿！那儿！那儿呀！瞧呀！”

由三发了疯似地叫了起来。他望见了庄稼地对面，远远有七八匹马一队的骑兵走着，时隐时现。由三已经着了迷。走到河堤，只见村里的二三十人聚在一起瞧热闹，由三甩开阿健的手，领先跑上前去。只见他钻进人们腋下，使劲拨开人群，挤到最前面去了。

那里有一百来人的队伍，架起枪在休息。热汗和汗浸的皮革发出的气味，直冲到大家站着的地方。两三个士兵光着膀子，仰面躺在太阳的阴影里。其余的士兵，个个都把头垂到胸前，或是躺在地上，已经是疲惫不堪

了。然而，只是脸上红得厉害，似乎很兴奋的样子。汗水浸透了上衣，湿漉漉地粘在肌肉突起的脊背上。大家对他们这个样子都有点担心。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给人家追下来的呗，瞧，那丧气的样子！”

忽然间，就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。一群小鸟仿佛被喷射出来似的，从杂木林中飞了起来。枪声又响了。于是，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走出队伍来，发了一声号令。只听见哗哗响起一阵子铁器声，但是，士兵们已经筋疲力尽，不能再做什么动作了。

“不准磨蹭！不准磨蹭！”长官嘎着嗓子喊。

“到底是部队呀，真好！一听喇叭声，脊梁骨都立刻会感到发冷呢。”

谈话的是在阿健身旁的一个“在乡军人”。他在青岛把右手弄成残废，不能劳动，过着一半是叫化子似的生活。

“打仗这玩艺儿并不象想象的、或是旁观的那么可怕，只要哇地一声冲上去，也就……”

他存心提高了嗓门，好叫大家都能听见。

部队现出泥人似的笨相，在难走的沙地上一脚深、一脚浅地开步走了。他们一声不响，空虚的眼睛只是盯

着前面一定的地方，仿佛他们走路并不是自动的，而是有什么外力强迫一样。硬叫病人站起来，着人从旁架着他的肩膀，叫他在中间走。然而，病人只是吊在架着他的两人中间，脑袋没劲，每走一步就摇晃一下。

看热闹的人们也纷纷地离开了河堤。就在这时候，杂木林中突然掀起一阵呐喊。另一支帽子颜色不同的队伍，上了刺刀，“哇哇”地喊叫着，眼看就朝原先那支队伍的后侧面猛扑过来了。原先那支队伍出乎意外，都未来得及整顿，就溃不成军，拐向路旁，噤哩叭喳地窜进正在秀穗的稻田里去，眼看着稻子被踩倒在皮靴下面了。

“喂，喂呀，喂呀呀！”

只见聚集在稻田对面看热闹的佃农们，挥着手飞快地跑过来。阿健他们也不自觉地跟着跑过来。这对农民们来说，真不啻是眼望着自己孩子的手脚被扭掉一样，心痛极了。

“干啥！？”

“干啥呀，稻子！稻子！”

但是，这些都被部队的哇哇的呐喊声压住了。长官虽然听到了，却并不撤消他的号令。这时，农民们只好象木桩子一样呆立在那里了！

“休战喇叭”好不容易才吹响了。

尽管已经造成了这种结果，但士兵们仍然避免踏坏稻子，一跳一跳地走出稻田来。

长官擦着汗，气冲冲地说：

“军需官一会就过来，你们向他申报吧。”

那是知道的！然而，如果申报了受到的损失，每次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：“是想借机会来赚一笔钱吧！”“作为日本国民，受了这一点损失还来申报，有这样人么？”有时还这么说：“有的农民，人家说是为了帝国军人，不来申报啦！”贫穷而老实的佃农，究竟怎么办才对呢？到了交地租的时候，地主对这种情形是一点也不考虑的。

士兵们站在离得稍远的地方听着这些话，似乎有点过意不去的样子。阿健心想，这里面也还是有佃农的儿子吧。

被踩坏稻田的邻近农场的佃农，下田扶起被踩倒的稻茎，仿佛是在拼凑砸破的磁器一样。阿健不忍看下去了。

四 “也许是预备演习呀！”

部队住在家里的第二天早晨，由三起得比谁都早。

他先是吃惊似地睁大了眼睛，滴溜溜地满屋子望了一下，就一骨碌爬起来了。他坐在头天晚上擦完架在那里的枪、刺刀和背包前面，自言自语地抚弄着，仿佛鱼儿在啄着饵食。

母亲起来了，她大吃一惊，连忙揪着由三的耳朵，拉他站起来：

“这小子，你敢动人家顶要紧的东西！”

阿健睁着眼睛躺在被窝里。头天晚上，他从仓房里往外取劈柴的时候，听到就在旁边用井水哗哗洗脚的士兵们正在说话：

“这家可够呛啊……”

“嗯，没啥好吃的呀！”

“不过，……”

后面的话听不大清楚，只听他们屏着气息在笑。

“倒是个美人呢！”

“而且……看来，还有点风流劲儿哪。”

“那个吗？真是乡下罕见的……”

“……想填补一下空白吗？”

他们齐声笑了起来。

阿健在阴暗的仓房里，气得满脸通红。

打昨天起，阿惠那种浮飘的慌乱劲儿，就使得阿健

很恼火。

士兵们一起来，由三就一会儿给他们往铜盆里打水，一会儿又把他们的木屐摆齐，挺机灵地跑在前头干活儿。阿惠在晒黑了的脖子和脸上都擦了水粉，看上去白一块黑一块的。

吃饭时，由阿惠坐在旁边盛饭，不一会儿，由三就提高嗓门儿说：

“娘儿们不能伺候部队呀，俺来，姐姐走开！”

士兵们不禁苦笑起来。

母亲又象昨晚一样，反复唠叨着没啥好吃的。

过午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六点钟前后，士兵们满身是泥地回来了。他们累得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要轻轻一绊，就会顺势倒下去。母亲看到这光景，简直已经哭出一半来了。她马上联想到阿健也许会被征去当兵的事。

这天晚上是最后一夜，而且据说部队又有充裕的时间，母亲就叫阿健在房后宰了一只母鸡，又到钩鳞那里，说是“给部队喝的”，好不容易赊来一升酒。

士兵们喝得有些醉意以后，就跟他们谈起部队里各种有趣的事来，由三一边嘴里叨咕着“不困，不困”，一边揉着眼睛，一直没睡。

“小弟弟，你长大去当兵吗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俺也是个农民啊。”另一个说，“我的堂弟在内地一个团的时候，他的村子发生了佃农争议，后来闹成大事啦。吊钟响起来了，锣也打起来了，几千个佃农全都……噯，就说是暴动吧，闹起来了。弄得地主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他们请求衙门，衙门去找军队，终于闹到出动了军队的地步。可是，士兵们的父母、兄弟和亲戚就在那个农村里住着，并且他们自己在农村的时候，天天也都在吃地主的苦头。所以尽管出动军队，也是毫无办法，听说弄得他们好苦哩！”

“噯，噯，是的呀……”母亲莫名其妙地点着头。

“因为你们太款待我们了，才想起这件事来。我想别说是这么款待，说不定咱们彼此还是敌人哪。”说着，他大声笑起来。“这一带怎样？象我们那个村子附近，年年都闹佃农争议呀！无论到哪儿，农村都很困难，而且只有越来越困难呀！噯，真说不定啥时候，我们也会插上刺刀，哇哇地冲进这个村里来哩！”

“该不会吧！”大家都不觉笑了起来。

后来，阿健偶然对阿部说起这件事。

“这话可是真的呀。”阿部深思熟虑地说。“内地到处都闹农民暴动，就拿这回的演习来说吧，也许就是对付

农民的预备演习哩！”

第二天中午，听到喇叭声，大家就都跑到村路上去了。

阿惠把头发重新梳得漂漂亮亮，带着由三出了门，就象跳绳一样，从田塍上一跳一跳地小步跑去。

部队走出村子，喇叭声使大家分外激动。一听着这声音，心里就感到一阵子难受。尘土随着嚓嚓响着的整齐的步伐飞扬起来。虽然只在家里住了两天，但是大家见他们走过去的时候，都摇着手。

“瞧，瞧呀，在咱家住过的！”

眼快的由三发现那个士兵，就扯着姐姐的手喊。

那个士兵稍微扭过脸来，现出笑容。阿惠的脸红到耳根，把手扬了起来，可是，却只扬到齐胸的地方……

喇叭声离得远了。

队伍走了。

大家一直站在部队留下来的皮革气味和尘土中，望着他们走向远方。

第六章

一 “那是有两张嘴的吸血鬼呀”

“到家里来喝喝茶吧，旭川的人也来，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哪。”

阿健早就知道伴和阿部家里常有四、五个人集会，但阿健却是头一次去。

干完活，脱去沾着稻草屑的衣服，换了一件，就出去了。由三正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用手在墙上映出狗和狐狸的影子玩。

“哥哥上哪儿去？我也去。”

他缠着阿健一直跟到门口。

已经象是秋天了。满天星斗闪闪发光，清凉如水。田里，穗儿秀得并不饱满的稻子，发着轻微的簌簌声响。

市场上，预料政府将要“收购大米”和年景可能不佳，米价直线上涨。然而，哪怕是一点点好处，也落不到农民头上来。现在手里有米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反正农

民手里没有。他们已经都在米价最低的十一、二月里，连草口袋底儿都抖落干净了。无论哪一个农民都明白，政府“收购大米”，对他们是屁也不顶的。

“可这是政府做的事呀！还是有它很深的考虑的呀！”

当阿健认真地贬低政府“收购”的作用时，佐佐老爷子就拍拍手里拿着的报纸说：

“喂，喂，喂，你连东京的报纸也不好好看，你说你知道个啥呀！就凭象你这样的家伙，那小小乡下佬的笨脑袋瓜儿，究竟知道个啥呀！这是比你棒一千倍的有学问的东京人，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的事情。要看东京的报纸！看完东京的报纸再来说话。懂吗！”他把脸皱得满是褶子。

今年，往后要再下雨，就是个“事儿”了。

在阿部家门前黑暗的地方，突然有狗叫起来。屋子里有人唤着狗的名字。小窗子掠过一个大影子，门被打开，阿部伸出头来。

旭川的人还没来。

屋子里聚集了八个人，都是携家带口，在农场里也是很正派的中年佃农，年轻的只有阿健一个。这真出乎意料之外，阿健还漠然地以为都是年轻人呢。可是，

一见到这些人，便使他想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他感到，一根茁壮的根子，避开人们的耳目，已经牢牢地扎在农场的最深处了。

“庄稼”的年景，在这里也成了话题。

无论佃农们怎样请管理人吉本看了庄稼，并且求他，他也不肯把真实情况告诉岸野。背地里，大家都是“蛇吉，蛇吉”的叫他，而没有人叫他本名的。因为他是管理人，没人作声，其实谁家有丧事，他就克扣地主送来的“奠仪”，私自重新写过，再送到佃农家里去。每逢有修补道路或水渠之类的工程，他就一方面叫地主出一份临时工的工资，一方面叫佃农们白干，把工资全都巧妙地放进自己的腰包。有时又吓唬佃农说，要重新规定地租，而去割人家一坪稻子，其实这全是扯谎，只不过是给自家养的几百只鸡、鹅和火鸡弄些饲料的借口罢了。

这个“蛇吉”还同H镇一家饭店的女招待有来往，如同他的小老婆一样。

“比地主老爷还厉害，地主老爷还没那样坏，顶坏的就是吉本呀，那个蛇吉呀！”

佃农里面有人这么说。

“那家伙就是个吸血鬼呀！”

“长着两张嘴的吸血鬼。”阿健面红耳赤地说，“一张

嘴舔地主的剩汤剩饭，一张嘴吸佃农的血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地主身上嘛，还是有剩汤剩饭可舔的……”

阿健的话还没说完，伴就用他那爽朗而高亢的声音接下去说：“正是这样。这正是重要的地方呀！”

“一旦有啥事儿，就先干掉他。”

二 “血 书”

“阿健，征兵挺不错哩，真是太便宜啦。”说这话的是住在阿健邻近的一个佃农。他正在用纸捻通着烟袋。

“石山家的阿信不是给征去啦。”

“嗯，嗯，真是可怜哪。”

“可是，人家阿信可高兴着哪。说是去当了兵，每天就不要光吃白薯和窝瓜啦，就是活儿，也不会比庄稼活更累呀，所以呀，去当兵就更好啦……”

“不见得吧……”

“话是那么说，家里却抽走了一个干活儿的人啦，所以他爹说，要是能行的话，爷儿俩真想一块儿去哩。”

“光是抽咱们笨庄稼人去当兵哩，听说抽的最多啦。”

“可不知道是真，还是假……”阿部开了口。“听说

有这样的事呢，咱们村长在去受征兵检查的人里面，挑那些还不知道能不能检查上的，偷偷地叫他们写下血书，用这个办法来提高咱们村的名望……”

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喝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见得吧。”

“我想是会这样干的。”阿部还是老习惯，望着自己的手指尖，在角落里慢条斯理地说。“这还不是村长一个人的主意，还有牵线的家伙哩。说啥农村青年的思想恶化啦，这帮家伙脸都吓白啦，所以在拚命耍花招哪。看看这一程子的《北海时报》和《小樽新闻》的农村栏吧，什么农村美谈啦，什么某某村的节妇孝子啦，什么某某青年团的美举啦，什么某某纪念事业等等，不是把个农村吹捧得天花乱坠吗？可是，实际上农村是怎样的呢？这些家伙简直是发了疯啊。为了叫咱们农民永远老实实在地卖力气干活儿，不管是报纸啦，杂志啦，纪元节啦，征兵检查啦，‘青年训练所’啦，机动演习^①啦，学校啦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，拚命加以利

^① 机动演习，是日本旧陆军的秋季野外演习。

用。而且干得很巧妙，叫你一眼很不容易看得出来，真可以说是滴水不漏。这就危险啦。啥也不懂的农民，就会一下子掉进他们的圈套里去。”

“真复杂呀！”伴夸张地皱起他那给太阳晒黑了的脸。
“非常复杂，非常……”

“尽管叫人着急，但咱们这里也只能象拣豆粒似地一个一个发展呀。”

“无论怎么说，一个人的力量总是不大的。”只晓得种田的掉了牙的四号住户老茂开了腔。

三 农民协会的荒川

门外传来了狗叫声。

“荒川来啦。”阿部出去了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荒川说着，噗通一声扔下一个帆布包。他是一个瘦削的二十二、三岁的青年，左肩有些耸起来，留着长头发。

“你辛苦啦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荒川走进屋里，说了一声“早来啦”，精神饱满地向

大家点头致意。然后，用脏得发黑的手巾使劲地擦了擦脸和脖子。

“庄稼长得不好哇，今年这可要成大问题啦。”

“岸野先生将会怎么办？”

“你说‘怎么办’？……”他象是开玩笑似地边笑边说，“这种事，既然在岸野农场当过十年佃农，也该会知道了吧，啊？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荒川用畅达的语言，时时逗人发笑，谈了各种事情。

秋田有一种“卖青苗”的办法。这是佃农的一个新战术，每当感到地主要“扣押田稻”和“禁止下地”啦，佃农就先下手，在夏季估算一下收成，把青苗卖给商人。只要变成钱拿在手里，那就是自己的东西了。“怎么样？不也想来它一下吗？”荒川笑谈似地说着。

在附近的农村走走，就会知道农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下降，越降越低。不管村长和警察署长怎样抬出“农村美风”来大肆宣传；如果连饭都没得吃了，就无论如何也必然要反抗地主老爷。

而且，这么一来，受苦的并不只是贫穷的农民，就是好歹有十町步、二十町步田地的“地主”，如果按段①

① 一段等于十亩。

计算，把灌溉费、排水费、地捐、其他赋税和生活费等加起来，单靠从地里收到的六、七斗地租，就发生不合算的情况了。假若想改造田地，多少提高一点收益，那就无论如何也得把田地作抵押，从拓殖银行借取“分年偿还”的贷款。但是这么一来，那就更加不上算了。大地主的存在，慢慢地，但沉重地压迫着他们，他们比佃农还要苦恼。尽管如此，“我是地主老爷”这种意识，却永远不会消逝。无论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，他们总还是觉得，被看作跟佃农们同样的人，那怎么受得了呢！

和阿健家隔河相望的从越后搬来的广濑，就是如此。尽管已经满身是债，土地也不是自己的了，他却仍然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由三他们一起玩耍，说是“再败家，也……”

荒川喝着给硫磺质弄成墨水般的黑茶，谈起内地农民的生活。

在内地，搞起佃农斗争来，就打“秋千”。他们硬把地主拖了去，倒吊起来，一会儿浸到水渠里，一会儿提出水面。不过，象北海道这样，没有跟佃农住在一个村里的地主，“可惜的是，不能打‘秋千’啦。”

“要是给岸野也来一家伙，该怎么样啊。”一个人逗趣地说。

“岸野么，是啊……”

“那样粗暴的搞法，岸野先生再厉害也……”

荒川默默地听着。

“那家伙也许要硬顶吧。”

“那样一副长相么。”

“哪有的事……瞎说……”

“岸野再厉害，可咱们的人数总比他多呀。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，往后可有机会搞搞实验啦。”

荒川愉快地笑了。

荒川经常遭到警察钉梢，几次被关进监狱，就这样搞着这方面的运动。这是阿健也听说过的。然而，他为什么还能这样从容而愉快呢。这是阿健所不明白的。

听他说到，俄国革命前和革命后，俄国农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这变化又是怎样正好符合农民原来的愿望，阿健就明白了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、可是谁也没有留心的事情。

阿健因为第二天要早起，家离得又远，就中途退了席。

“我去小便。”

阿部也跟着走到外面来。

“阿部，我也要好好干，有啥事儿，不能叫我干吗？”

阿健极力抑制住兴奋的情绪，把视线避开阿部的脸说。就这么几句话，说起来声音也直颤抖。

“噢，噢，是吗？那就要你帮忙啦。”

阿健灼热的双颊接触着夜晚的凉气，只觉一阵清爽。已是秋天了。阿健真想说些什么。

“等着吧，等着吧，我也要……”

他反复地自言自语着。

四 寡妇阿胜

拐过马路，就是寡妇阿胜的家。一间长年风雨侵蚀得破烂不堪的摇摇欲坠的小草房，因为风一大就有危险，在房后撑了两三根木柱。自从四、五年前死了丈夫，就一个人干活。打那以后，竟然一年一个，连生了三个面孔互不相似的孩子。不晓得谁是他们的父亲。各种各样的男人都偷偷地到阿胜家里来，她靠这个生活。村里的姑娘们，一到了相当的年岁（例如阿绢等人），就跑到札槻或小樽去。她们不愿意象自己的母亲那样一辈子滚泥巴，干那种不上算的庄稼活。因此，村里的小伙子长多大也很难娶到老婆。这样的人当中，不能带了钱特意到H镇去的，天一黑，就上阿胜家来了。

阿健无意中瞧见一个男人走出阿胜的家。门里射出来的灯光正照着他的半边身体，从阿健这里刚好望得见，原来是武田！说的可漂亮呢！阿健发现了武田的这种行径，真是开心极了。

瞧着吧，畜生！

第七章

一 七之助的信

阿健从地里回来，母亲正在生气。

“瞧哇，说没贴够邮票，没有钱，还给罚去了六分！”

信是七之助寄来的。阿健连脚上的泥也没洗，就直奔火炉旁边，躺下去把信打开。

早上五点起床，六点到工厂去。戴一顶油渍得冰凉的、不成样儿的帽子，弓着背，把饭盒挂在腰间去上工。前后左右，都是跟我一样的人，没精打彩地忙着赶路。在工厂里，可不能大意，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五点，都得象绷紧的弓弦那么紧张。

打从我来啦，已经有两个年轻工友被机器吞进去了。

他们被压成肉饼，象大块抹布似地从轮子里吐出来。其中一个的老婆，后来听说靠卖淫来养活孩子。另一个据说是青森的佃农的三儿子。这事真叫人脊梁骨发抖。

整个工厂都是轰隆轰隆的大机器旋转声。起初一星期，回到家里，耳朵、脑袋还都轰隆响，身子摇摇晃晃，连张报纸都读不下去。我心想，照这样下去，说不定会变成傻子呢。现在习惯啦。

前几天见到阿绢啦。她在岸野经营的大饭店里干活。岸野在这里经营着杂粮、海产、肥料、饭店、××工厂和精米股份有限公司。他还是交易所、拓殖银行等的股东，商业公会委员，市议会议员。此外还有几千町步的农场和牧场。

岸野有一批青鱼饼^①，因为是经年的货底子，检验不合格，无法处置，就送到咱们农场来，用检验合格货的价钱卖给咱们，想你已都知道了。不过，对岸野说来，这还不算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哩。

这是阿绢说的：他的饭店里有将近二十个女招待。岸野每星期要去两回，每回都叫女招待到他的房间里给他揉肩膀。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等着轮到自己头上。不愿意，就走开！然而，要是“有钱”走得开的姑娘，就压根儿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了。她们都是为养家糊口，才走出农

^① 青鱼饼，是用青鱼榨油后剩下的渣滓做成的饼，可作肥料。

村来的。说起来，也是跟咱们一样的人。她们里面也有沉住气，捋着头发走出门来，但是大都是一走出门外，就哇地一声哭起来。据说，真是叫人不忍看下去呀。岸野每来一回，就一定要这么干。

岸野到底在于些什么，农民们一点也不知道。到这里来，才知道啦。阿部介绍来的人们，正在这里研究劳动问题等等。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活动，后来给他们一劝就参加了。还是参加了的好。我在这里懂得了不少东西。

关于农民的事情，他们特别给我讲了些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农民这种人在如今这个世界上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归是越来越苦。

农民要是自己有田地，不用交地租，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全都自己做，既不卖，也不买，也许这样是幸福的。可是，任凭你找遍全世界，也没有这样的地方，这是十分明白的事。

住在城市很容易了解，大工厂在源源不断地做出生活必需品。这些东西，就象洪水一般朝着农村，朝着那里的每个角落流进去。这样一来，还是那样放低油灯在堂屋地上打绳子，或是织布，那就来不及了，根本没法赶得上。在北海道，无论到哪里，除了出外干活的，冬天在家里搞副业的，不是都没有了吗？

所以，农民不管啥东西就都非买不可。这样，需要的

就是钱哪！农民进钱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出卖地里长的东西。可是，拿卖东西来说，世界上最笨的就是农民啦。

阿健，你知道吧，秋天卖东西的时候，要考虑到城市商品市场的变化，估计到会怎样变，才卖，或者不卖，难道会有一个农民这样干的吗？这又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呢？

三年前，青豌豆的市价，曾经没完没了地涨过，你知道吧。那时大家都说是因为荷兰歉收，伦敦来向我国大批订货的缘故。可是，这回到小樽一问，并不是那么回事。实际上那是小樽的大批发行、大贸易商行钩龙，为了抬高售价，大批地囤积起来以后，才这样宣传的。山里的农民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啊。

第二年，你种青豌豆，我也种青豌豆，每个农民都种上了青豌豆。惨淡经营一年，梦想发一笔大财，可是到了秋天怎么样？价钱暴跌！这回又说是荷兰大丰收了。其实，这也是七分谎话。大批发商叫它落多少就落多少，用最便宜的价钱囤积起来。这种投机取巧并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得出来的。真不知道那一年因为这个上吊的，或者连夜逃跑了的，究竟有多少人啊。城市掌握着一切的控制权力。

农民要把头伸到这样的世界里来，是不会行得通的。住在山里面，脑袋里根本不会有什么市场的情况。在工厂里，昨天买进原料，明天就能造成可以卖到市场上去的東西。一年到头都能够毫不间断地这样干，每天都可以按照卖

出的情况来自由地增减产量。可是农民怎么样呢？买进一回原料，到造成第一批产品就需要一年！这有多么死板哪！单是这一点就明白了。

进工厂来，叫人惊讶的是“机器”。一个男人假使每天白日晚上干，需要干上一年的活，在工厂只要一天就干完了。工厂就都是用这样的机器做成的。我们只需要跟在机器旁边动动手就成了。可是，假如用这种眼光来看农村，那股悠闲劲儿和古代遗风，不都使人打瞌睡吗？这哪能赶得上呢。

因此，就是住在城市的地主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，单靠当地主，也是竞争不下去的。所以，他们只要尽量多从农民身上榨取地租就成，其余一概不管，而拼命干别的事，正象岸野那样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就象一条“人鱼”吧。

他们光上半身是“地主”，下半身却是“资本家”。而且，据说，现在的倾向是，下半身的资本家正在侵蚀着上半身的地主。因此，现时的地主，他们丝毫不能作为地主考虑什么佃农可怜呀，什么稍加改良使之适合当前的社会呀等等的事。相反的，倒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定。因此，他们都认为从佃农身上，能多挤就多挤出些来，才算便宜。

事到如今，佃农要是还指望地主老爷会为他们做点什么好事，而老是等待下去，即使等上一百年，结果也得不到

什么。研究会的人谈到了农村。他们说，要是不改变当前世界的社会组织——结构的话，无论做什么，农民都越来越苦。当然，也可以改良一下，使他们适合于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的制度，比如说，也有这样的办法：因为农民七零八落地分散劳动，终究会吃大亏，就组织合作社，共同耕种，共同经营，不叫狡猾的商人从中牟利。不过，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些问题，不会搞得好的。所以，无论说啥，都得大搞佃农争议，来提高佃农的生活水平。除这以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不象俄国那样，由工人和农民来治理国家，就搞不好。这是大家的意见。给他们这么一说，你瞧，每一句话不都打动咱们的心坎吗？

农村成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吗？农村成过娱乐、外交、时尚和艺术的中心吗？单是这么想，就是荒唐的。早先不过只有五、六个“城市”，在很短的时间增加得多么快呀。从人口来说，已经有半数以上集中到城市来了。只要看到这一点，也就够明白了。然而，无论在哪里，“城市”和“农村”也并不是什么敌人和同盟者的问题，只是现今世界的结构使它们成了这样，所以，只能说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罢了。

关于岸野的事情，他们谈得很有趣。假定一年从S村收入五千元，那家伙首先就拿来存入拓殖银行。（“银行”这东西，装得一派高贵、不管世事的樣子，其实它正是勒着农民脖子的大头子的总管。可是农民中哪有一个是这样看

法呢!)随后,这笔钱又从拓殖银行作为农业资金,以分年偿还的方式贷出去。直接借这种贷款的,不是自耕农就是钩鳞一类的商人。你知道钩鳞为啥常常到H镇去吗?那家伙就是用一分年利把钱借出来,然后再用月利三厘或四厘借给贫苦的佃农。所以,钩鳞只是把别人的钱右手借进,左手借出,按月利三厘计算,一年就是三分六厘,这就等于白赚了二分六厘。(二分六厘!)这笔钱就是先前从S村作为地租收来的。这样一看,同一个佃农,一笔钱就被剥削了两回。

此外,岸野还从拓殖银行分取股票的红利。这笔钱不是从什么别处,也是从农村搜刮来的。三层剥削!他又用这笔款子的一部分,例如说投资到我们工厂里来,驱使我们生产尽量多的产品,又用高价卖给S村,在那里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况。这样,一个佃农就得受好几层剥削。那些家伙们干的事,都是这样互有相联的。

并且,为了永远能够顺利地干这种“好事”,岸野既当上了商会委员,又当上了市议会议员。紧急的时候,跟警察和道厅也有密切的配合。只要保持着这些头衔,就可以反过来利用职权来干对自己有利的东西。

假定说,S村的事怎么弄也不顺手啦,岸野就会指示他那个党派的议员,叫公家在S村铺设铁路,修建车站。这么一来,附近的地价就要上涨。把稻田变成住宅用地,收入上的差别可就大了。大概的情况,就是这样。

农民们还不明白这种种事情。

将来恐怕也不会很快就明白吧。可是，阿健，无论多么困难，需要多么长的时间，咱们如果不站在前面领头干下去，那就没有谁会干了。听阿部说，咱们村也有旭川农民协会的人来开过会。我想，假如阿健也去参加，彼此配合起来干该多好哇。

阿绢说她要回村去了。详细情况，我不大了解，据她说恐怕是不得不回去了。经仔细问过以后，才知道她也是可怜的。这并不只是她一个人不好，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么。往后，村子逐渐地陷入绝境，象阿绢这样的妇女，就只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

她很想了解阿健的情况，听来好象与阿节有关，所以我没告诉她。

“小樽”和“S村”，单从表面看来，也可以清楚地明白前面说的这些了。这里有的是制罐工厂、开发大楼、第一流的银行、××工厂、运河、仓库、公园、大公馆、汽车、轮船、现代化码头……这些东西仿佛大漩涡似的，惊心动魄地纷扰着、吼叫着。走在这拥挤的街头上，就会使人怀疑，世界上什么地方还会有那满身污泥、弓背弯腰的农民呢？山、河、草、稻、肥料，农村就只有这些！可是，说不定小樽人的眼睛，连一次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农民。

以后再写吧。

不过咱们也不能老是“农民”、“农民”的说自己，给人家欺骗一辈子，这一点是要紧的。请代问大家好。

信上写的就是这样意思的话。阿健一面吃饭，一面又仔细地读了一遍。然后，就带着信到阿部家去了。

第八章

一 “不想再当农民啦”

雨连续下了两个多星期。

起初下的是玻璃管似的大雨，响雷时时发出爆炸般的声音。连平常阴暗的屋角，也因为雨水的反光而觉得发亮。

雨，一直没停，就这样变成了霪雨。本来乌云一度裂了缝，大家以为有了指望，但又合了起来。雨又连续下了三、四天，简直是叫人厌烦了！到了第五天，佃农们慌了起来，简直是坐也不安，站也不宁，哪一家的屋檐下，都有农民站在那里望着那泡透的、快要霉烂的、一片水泊似的田野。

“庄稼人可真是够可怜啦！”

佐佐老爷子已经读腻了东京的报纸。他闲得打转，直妨碍年轻人的手脚。“真可怜哪，毫无办法。真急死人啦，急死人！”

正是稻子秀穗的紧要关头，竟然下了二十来天雨。佃农们的孤零零分散在各处的房子，活象被弃置的垃圾箱一样，死气沉沉。

一次买进的原料，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制成产品。这使七之助感到惊讶。然而，又何止这样呢！连这一年后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，不也是眼前这个样子吗？照这样子，是要被那瞬息万变的城市的各种产业工业抛在后面的，农村必然要被掐着脖子，一落千丈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。

“不想再当农民啦！”阿健对聚集到家里来的朋友们说。

没有办法了，大家就在纸上画棋盘下军棋。母亲把皱得象包袱皮似的干瘪的奶头，塞进婴儿嘴里含着，从小窗户洞里呆望着正在下雨的外面。她按着太阳穴说：“唉，唉，一听见雨声，脑袋瓜子就痛！”

“咱们S村的佃农，象青鱼干似地排成一排吊起来的日子快到啦。那才好看哪。”

然而，谁也没跟着笑。

五、六个人打着伞，去看近处的稻田。有人提议就便到“蛇吉”家里去试试，也许先谈谈，会有点什么用处。大家都觉得，要是特意去，就会给人家说“谁上这样的管理人家去啦”。

吉本坐着拉开糊纸的木格子拉门^①，伸出他那张浮肿的大黄脸来，一看是佃农，马上露出讨厌的神情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（可是声音挺温和呢！）

“是的，倒没什么大事……”

有客人在，是H镇的警察署长。阿健他们看见是他，不由得感到畏缩起来。可是，吉本却似乎有些慌张。

“有事吗？这会儿我有点……，以后再说不成吗？”

“不，这雨下成这样子，是的，我们刚从田里看了来……”

“嗯。这场雨，我也在考虑。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庄稼伤得太厉害啦，请先向岸野先生那儿，打个……”

阿健刚刚开口，就被吉本不耐烦地“嗯、嗯、嗯”说着，拦住了。“我不是照你们的指示办事的。我知道啦。”

^① 木格子拉门，是外室靠外面的上半截糊纸的轻便拉门。

警察署长和管理人！有什么活动吧？阿健往回走着，有些担心。在S村里，还有人把新上市的芋头、萝卜和鸡等，送给派出所的巡警和校长。然而，那些了不起的老爷们暗地里却同村子里有钱有势的人们勾结得很紧。这些事，任凭阿健怎么说，佃农们也还是无从明白的。

一到晚上，住在邻近的佃农们，常常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。“一个人呆在家里，闷死啦。”

“怎么办才好哪？”

“岸野先生会怎样对待咱们哪？”

也出现了一些自暴自弃的佃农，常常喝醉了酒出来走动，独自滔滔不绝地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。

二 “这种人，就叫狗！”

牵了马到三井公司的砂川煤矿去拉斗车的，上H镇去当筑路工人的，上水渠去做挖土临时工的，还有牵了马到山林里去搬运夏季出山的木料的，……这些人一过九月中旬，就都回来了。

稻粒虽然霉黑了，还是得收割回来，碾成“白米”。从那时起大约一个月时间，佃农们从早晨三点钟一直干到晚上七、八点钟。收成减了“一半”。

一半！那么佃农到底是为了什么干活的呢？

阿健给呛嗓子的稻草灰弄成了土人。

“不干啦！不干啦！”他气冲冲地把活儿一扔，一屁股坐在进屋的木板台阶上。

“阿惠，踩一会儿！”

阿惠一看哥哥来势很凶，便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。母亲在厨房里没有作声。

“一半，真好啊。干了一年活，只收了一半，刚好交地租。原封不动地全送给岸野，还怕不够呢。咱庄稼人干了一年，哪怕有一升米，仅仅一升米，可以自在地填到自己嘴里去，也不会遭到恶报吧……”

“去年又是那个样子，还不知道岸野先生会怎么说呢！”母亲抽着鼻子说，“不光是你，庄稼人都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干了五十多年啦！”

“老是叨念着，总会有一天好起来，这回可要好起来啦；可到最后，来了个实在对不起，真棒！”

母亲不作声，仍在抽着鼻子。

从田里割来的稻子要捣成一粒一粒的米，可这米却一粒不留地送到岸野家去。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，尽管知道，还是要拚命地把稻子脱下粒来，去皮捣成白米。庄稼人竟是心肠多么好的大傻瓜呀！

武田忽然露面了。

“干得真有劲哪？”

“说啥呀，您瞧这稻谷。”母亲抓起一把堆在席子上的稻谷，搓着给他看。

“刚才，我们还正说该造反啦。”

武田假惺惺地大声笑起来。

“我说阿健，有点事要跟你商量，干完活到我家来一趟吧。”

阿健没有作声。

“今年收成不好，总觉得好象要闹事，这对咱们村子可不体面，对互助会来说也不大好……”

“你家打了多少？”阿健冷冷地岔开话头。

“刚刚一半么。”

“交了租，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没吃的啦。不过，这一点么，我想，总要想法子好好对付过去。”

阿健心想，这家伙也许是受了吉本的指使才来的。

阿健讽刺地说：“伴说了这样的话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他说是蛇吉说的，明年春天，H镇选举议员，岸野先生要出马，不能叫他的地盘受到破坏，所以无论如何今年也要把佃农对付过去才成。是真的吗？咱们没有吃

的，也许因为选举的关系，总会给咱们想想办法吧！”

“……”武田沉默了一会儿说，“不见得吧。”

武田把话岔开就回去了。只听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在门外说了一句：

“明天又是个好天气呀。”

“这种人，就叫狗。——狗东西！”

别的农场减了租，或者正要减租的消息，立刻就传到岸野农场里来。大家每次听到这类消息都要波动一阵子。

伴、佐佐老爷子、武田等几个常任交涉委员，上管理人吉本家里去了好几趟。

“蛇吉这混蛋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还从头到尾给岸野撑腰。如今，这兔崽子夹在中间，胡搅蛮缠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大家到了阿健家里。伴当着佐佐老爷子和武田的面，气愤地这样说。

现在只剩下岸野的回信了。一回信就可以决定下来。只等回信就行了。

三 是啊，都过去十年了。

夜长起来了。

在厨房里用手捧着水喝，都冰牙了。长期过度的劳

累，佃农那硬梆梆的腰板，现在该一跳一跳地酸痛起来了。母亲答应给由三钱，好歹哄他给自己搓腰。夜静悄悄的。大家把土豆埋在炉灰里，或是加盐煮了，一边吃，一边爬在席子上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。由三也钻到大家中间去，睁大了眼睛，用手撑着脸蛋儿听着，他喜欢听。母亲对早先的事记得清清楚楚。

钻进被窝里，身子骨还是痛得睡不着。一直到天亮，要翻好几次身。过去的生活在记忆中浮现出来。他们本不想在这样的北海道住下去，只想干一阵子，赚了钱就回内地去，过安乐的生活。顶多呆上两三年吧。大家这样想着，渡过津轻海峡来到这里。然而，已经都过去十年了。现在，怀着感慨，重新环顾一下自己的周围，是啊，都过去十年了。真是啊！那么，别的不说，死总想死在内地的村子里吧。

只要有人说要回内地的村子里去一下，同乡们就聚拢了来，托他带信，或者带东西给留在本村的亲戚朋友，或者请他打听村里的情况。

大家老是想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回内地去。从前仿佛是被赶着离开的村子，现在回忆起来却总是怀着一种奇特的依恋。

夜一长，半夜里就要起来小便好几次。半睡半醒地

打开屋门，身子就冷得抖着缩成一团。深秋清冷的野外一片沉寂。苍茫的澄空，高挂着冰盘似的月亮。就连年轻的妇女，也都是蹲在门口就哗哗地解手。

四 “独杯酒”^①

收割一完，只要天好，每天都有各种商人前来做生意，想赚农民的钱。有的是背上驮着一只挂了许多照片的佛龕的老人，手里摇着铃铛站在门前。有的是带了绸缎布匹的行商。也有越中、富山地方的卖药商人，打开有好些小抽屉的桐木箱子，喋喋不休地叨咕着，老是不肯离开。最后，把画着马的带有药味的广告单送给小孩，硬把一些人并不需要的药粉袋放下才走开。可是，农民想到北海道漫长的冬天正在等待着他们，就连做内衣的布料都不敢轻易买。

为了要过一个稍微象是正月的正月，佃农中也有人出去干活。姑娘们天还没亮，就用大车装了萝卜、土豆、老玉米等等，咕咚咕咚地打门前的路上向H镇走去。她们坐在大车上，把灯笼吊在车旁，嗓子好的就唱起流行

^① 指的是买一次酒装在杯里，喝完不添。

歌曲来。到达H镇天刚好发亮。

有的赶晓市去了，有的出去挨家从后门口问“太太要啥”。这样，到了中午时分，又坐上空车，嘻嘻哈哈地逗着趣回村来了。卖了多少钱，就用来买做内衣和衬裙的布料，有时也到糕饼店里买些豆沙包吃了回来。

蛮汉子老源到H镇卖菜，一抓到钱，就把马拴在电线杆子上，钻到车站前面的杂货铺里，撕着鱼干，用玻璃杯喝“独杯酒”。

农民们回家以前差不多都到这里来灌一杯“独杯酒”。店前拴着农民的好几套大车，多半是母马。偶尔一遇到公马走过，这些母马就嘶叫着翘起前脚来闹腾一阵子。从店里立刻跑出喝红了脸的农民来，把母马牵到旁边去。

蛮汉子老源在这里喝得烂醉以后，就直接跑到有妓女的卖面条的饭馆去。女人们都知道蛮汉子老源，很讨厌他。因为他一喝醉了，就用椽子似的胳膊打她们。有一回，女人们给打得挤开纸榻扇^①，碰翻小餐桌，撞倒木格子拉门，象一口袋芋头似地从楼梯上滚跌下来。

① 纸榻扇是内室纸糊的轻便拉门。日本风俗，侍女都跪坐在门边，侍候客人吃饭。所以挨打时，会挤开纸榻扇。

蛮汉子老源的马，在冷清清的马路上，一直拴到第二天早晨，也没人管。

五 “来 生”

照例每年都要从小樽请个“高僧”来，在S村龙德寺讲四、五天经。龙德寺前面并排挂着岸野、吉冈等大地主和钩鳞、吉本等捐款的“芳名牌”。岸野捐款“壹千元正”。从小樽请和尚来，也是岸野找人介绍的。

老年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，比小孩子盼望节日还急切。

这一天，老年人穿上收藏着的硬梆梆的土布衣裳，叫小孙女拉着手赶去。他们走在田塍上，仿佛是一根根生了锈的弯铁钉。阿健的母亲也是年年必到。

“……现世是苦痛的，到处都充满了不顺心的事、悲哀的事、叫人流泪的事和凄凉的事。可是，这都是前世注定的，万事都是因果报应。大家都必须这么想，并且忍受下去。我佛释迦就是这样说的。”

和尚这么说着，老年人们每当他说一句，就念一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

“……可是，只有到了弥陀佛面前，才算到达了极

乐世界。佛爷会告诉你：啊，啊！你活在人世吃了苦头，可是，你对一切事情，都能恪守佛爷的教训，没说一句不平的话，决心忍受下来啦。这回可好啦！好，合起掌来吧，这样合起来，只要念一声‘南无阿弥陀佛’，就可以彻底安心啦，就可以坐上莲台啦……”

“真是难得的话呀。”

“啊，啊！真难得，真难得呀！”

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

农民们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在心里想着“来生”的事。漫长的生活真是太“苦”啦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也都是无法解脱的。假如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该多好……他们一上了年纪，就只能这样想了。

“无论什么事情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得老老实实地，老老实实地忍受下去！”

和尚反复地说了这几句话。

六 阿 绢

有人告诉阿健说，阿绢回来了。

“到底还是小樽哪，瞧她那个样儿！简直是大户人

家的小姐么，乡下的狗看不惯，都叫起来啦。村里的青年团，这回也该乱一阵子啦。”

阿健连笑都没笑。

阿绢的事并没有特别让他动脑子。回来了，又该怎么样？又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

“阿绢回来啦呀？……”

阿节只向阿健说了这么一句，还有点口吃。她用眼睛观察着阿健的脸色。

“傻瓜！”

阿健用手指弹了一下阿节的嘴唇。

“是吗？那，我可真高兴！”

阿节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完就忽然象跳绳似地跳着跑开了，连头也没有回。

两三天后，阿健听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。阿绢怀了孕，据说对方是个什么大学生。因此，她在饭店呆不下去，才悄悄地回来了。

父亲气得不让阿绢进屋，把她从屋里踢倒在堂屋地上。尽管这样，她还是把手按在潮湿得发粘的泥地上，流着眼泪哀求着让她留下来：“就是仓房的一个角落也成……”

阿健还听到了各种传说。

阿绢那样的身子，还挣扎着干活。她那双手变得白嫩、纤细了，在农家只能是个碍眼的累赘。她烧好饭，摆在桌子上，就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，等大家吃完，还有剩饭，她才一个人悄悄地吃下去。听到这话，阿健心里还是觉得难受。

一天深夜，阿健从伴那里回来，只见母亲的脸色都变了。

“说是阿绢上吊啦！叫你去哪。”

阿健一句话没说，就跑出去了。

他一到外面，心想“完啦！”那是一个月夜，跟阿绢之间的种种往事，闪电般掠过脑际。

阿绢吊死在仓房里。阿健来到的时候，已有七、八个人提着灯笼在那里了。父亲说是去找她时，无意中撞了她一下。所以仔细看，现在还可以看出吊着的死尸在轻轻地摇动。用灯笼照着看上去，真叫人毛骨悚然。

“唉，这给全村丢脸的家伙，总算有下场啦……”

父亲面无血色地说着，直打转。

不知为什么，阿健却认为阿绢的死不只是阿绢这样一个人的问题，并不只是这些。他总觉得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种种别的东西。

S村和小樽，这正是阿绢叫人们思考的问题！

第九章

一 “我说，你们的内掌柜们呀！”

岸野来了回信。

吉本派人到伴家里来叫他。阿健正要给阿绢去送葬，在半路上遇见了他。

“不用问，也知道哇。”伴说。

“岸野的事么。我回头上你家去。”

阿胜家门前，几个异父同母的孩子正在堵住灌溉稻田的水沟，捞鲫鱼。他们满身都给泥水弄得精湿，溅在肚脐上的污泥已经结成了白疤。

“爱子！”男孩子喊了一声。

“啥呀？”

“爱子爱呀，爱呀爱呀，呆里呆气，呆屎橛子。”

女孩子也不示弱地喊：“源呀源呀，源呀源呀，软里软气，软屎橛子。”

终于到时候啦！阿健感到了一种类似恐惧的心情，仿佛心脏被人搔着痒似的。

管理人吉本一见伴的面，就说：

“看看吧！”他把信扔到伴眼前来。“因为你们说了那样的话，瞧，反而使他别扭起来啦。所以我说你们可真是胡涂哇。”

老狐狸！鬼才相信你这家伙会照实把我们的话写去了！你固守自己的立场，总是说佃农们在胡闹，所以不管事情有没有，你不是都胡说八道地写去了吗？我们是按程序办事，才让你这样的家伙夹在中间了。

伴把信放在怀里，连招呼也没打，就走出来了。

“要闹起来，可就得吃亏，明白吗？嗯？”

临出门的时候，听吉本这么说，伴也没理他。

这么一来，吉本的尴尬处境可以说到了可怜的地步。活该！

伴的家里集拢了五、六个人。阿健也在场。他遇见了伴以后，心想这不是送葬的时候，只到阿绢家里露露面，就上这里来了。他自己也觉得变了，心想，阿绢会原谅他的。

伴回来了，大家都望着他。

一瞬间，只感到一种特别的紧张气氛，强烈地压抑着每个人的心。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

伴站在门口，一言未发，就先大声笑了起来。然后从怀里掏出信来晃了一晃，仿佛是在示意：“你们来看。”

“不成啦！”他斩钉截铁地煞住话头。

大家都象被牵动起来似地纷纷跟着说：“不成吗？”“到底是不成啦！”“是吗？”“不成啦！”一个个都感到肩膀一下子失去了力量。

“那么，这个玩艺儿就不去读它啦，现在是要考虑第二步！”

伴在大伙中间盘腿坐着。

阿部取出眼镜来，仔细地读起信来。

“第二步，咱们要选出代表，上小樽去直接跟岸野详细面谈。吵架还早，往后再吵也来得及。”

“对呀，你先去跟他吵一架就好啦。”一个年长一些的佃农逗趣地说。

伴夸张地双手捧着头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那样干合乎程序，好么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不过，象老伴这种爱吵架的人，当代表可不行。”

“就我这个样子，轮到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也还是有两下子的。”伴有点难为情的样子。

“为啥要走这些多余的弯路呢？”阿健独自这么想。

“事情不是很清楚吗？”

“一旦吵起来，仍然还要考虑是跟他吵，还是不吵。我们要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到才成。”

连阿部也这么说。

为这事担心的妇女们，有的把孩子抱在怀里喂着奶，有的背在背上，这样那样地议论着，三三两两地聚拢来了。孩子在背上哭叫着，直蹬母亲的屁股。门口那里嚷嚷起来了。

这样聚到一起一瞧，佃农的妇女们都是很脏的，就象从地里拔出来的牛蒡一样黑，满身土腥气。然而，无论哪一张脸，都在为“有得吃”和“没得吃”抽搐着。

“我说，咱们的内掌柜们呀！”

伴每说一句，都伸一伸下巴。他又照平日的习惯，一说话就把眼睛闭了起来：“请大家听着：这一年来，咱们连觉也没睡好，拚命干活，现在就是托了这个福，这真是难得的福，连吃的都没啦。咱们只是恳求他们好歹叫咱们活下去。他们又怎么对付咱们呢！请大家看这封信吧。什么混蛋啦，疯子啦，当心把你们关进大牢啦等等，都来啦。还说什么地主跟佃农是父子关系哪，天大的谎话！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谎话吗？象这样，还算什么父子关系！”

“喂！”

“喂，喂！”

妇女们只能说这句话。

孩子们忽然大声哭了起来。母亲的巴掌立刻啪啪地落在孩子那土豆般的头上。“不许哭！这个饿鬼！”母亲真是生气了。

为了岸野的回信，佐佐老爷子和武田突然露了面。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啊，怎么啦？”

佐佐老爷子晃着东京的报纸，用干巴巴的嗓音嘶叫着。

二 “你们想要我的命吗？”

交涉委员上小樽去了三天，就寄回一张明信片来。是阿部写的：

他没有诚意会见我们。早晨七点钟，到了他那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山有水的大公馆，等了半个钟头，才告诉说他到“店”里去了。走到他那个“店”，用了四、五十分钟。在那里又叫我们等了二十分钟，才又满不在乎地说他上工厂去了。照他们指的路，有时走错，有时走过了头，转弯抹角，绕来绕去，千辛万苦地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工厂。

我是找到了，可又不晓得从哪里进去，进去了又怎么走，怎么说，才能见到他。求了不知多少人，每求一次，农民就流一次冷汗。人们的回答都是一个：到饭店去了！

到饭店一问，又说在商会。叫人真想哭出来了。晚上十一点多钟，他才在家里会见了我们。他喝得醉醺醺的，坐了一点声响也没有的汽车回来了。

“你们想要我的命吗？钉了我一整天梢！”他一开口就吼叫起来。

佐佐老爷子完全不行，说些什么“老爷说的极是，喂，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就是太任性，不讲道理。……”简直是莫名其妙。

“你们要再在小樽赖着不走，当心送你们到警察署去！”最后，他说了这么一句。

尽管这样，第二天又同他谈了大约三个钟头。

“这件事，不止是你们，背后还有捣乱分子在煽动，所以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。”

所谓“捣乱分子”，据说指的就是“农民协会”。

终于谈崩了，简直不成话。如果肯定谈不成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。

阿健第一次受伴的委托，到每个佃农家去走了一趟。目的是这件事的发展趋势既然肯定了，就不要有一个人掉队。转了一圈儿回来，他已经疲劳不堪了。

“嗯、嗯、嗯！”

隔壁一家听了他的话，这样应着，脸上的神情却在说：“干啥来的呀。”

“困难是真困难，可这样干也不妥当吧。将来不好办哪。”

也有人这么说。

“岸野先生么，应该结结实实地干他一家伙。”

可是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人们都感到奇怪地说：

“喂，阿健，阿健也干起这样的事啦。”

一听到这话，阿健就连耳根子都红起来，有点心慌。

但是，只干了这一点点事，阿健就觉得似乎得到了一种强大的信心。

三 “是放在仓房里的吗？”

阿健正在房后摘晚上吃的老玉米。

“阿健！阿健！！”从屋里传来母亲的喊叫声。

喊声尖利，使人感到出了什么大事，阿健心想必是给人使劲揪住了脖子。

他跑进屋里一瞧：

管理人吉本！佩刀！警察！村政府的人！皮包！一

样样闪电似地突然把阿健的眼睛冲昏了。

“对不起，小樽来了命令，要扣押你们的地租米。”

吉本朝着站在门口的阿健，用沉着得叫人憎恨的低音，慢条斯理地说。

阿健一声不响地向屋后走去，众人一个个跟在后面。母亲惊慌失措地跟在吉本和那个经常接触的巡警后面，反复地诉说着同样的话。

“老大娘，这实在是没有法子呀。”

巡警不耐烦地回答说。

第十章

一 “佃农调停裁判”

又是按照程序！

这一来，阿健也渐渐不耐烦起来了。这回说是申请“佃农调停裁判”。

“明知道白费腿脚，为啥还走这条路？”阿健的想法明确。他甚至认为，无论怎么说，阿部和伴还是年纪大了些。

然而，这次终究跟以前不同，无论如何也要“表面化”了。所谓有社会地位的人，却出乎意料地讨厌表面化，因此有必要刺刺这一弱点。阿部和伴都这样想。

自从被扣押了地租米，佃农们也发生了变化。“还有啥父子关系呀！”连最老实的佃农也都这么说出口来了。

佃农连每天吃的米都发生了困难。但是仓房里却堆积着一袋袋米，甚至有几十袋。堆积着几十袋米也还是吃不上饭。

“只要动一点，就是犯法啊！”

巡警常常走来看看，仿佛是岸野传话过来了。佃农一听“犯法”，脊梁骨就会打颤。

从H镇回来，刚好赶上天黑了，母亲和由三一路上从别人的地里偷了些芋头和老玉米来。母亲一撇开揪着围裙的手，芋头、老玉米和萝卜就一齐咕咚咕咚地落到地板上。

“不要跟哥哥和阿惠说！”

一走进屋里，母亲竟然累得筋疲力尽。她想，终于也做贼了。

“……叫咱们做贼的是岸野！……好哇，好哇，管他呢……”

她把身子一歪，就那末茫然若失地呆了好久。

“妈妈，我们放学回来，每天都弄点来好吗？阿由拿多少都不会给人家瞧见。”

“混蛋！”母亲突然骂了一声。

没有饭吃的佃农们，虽然没有人去叫，也都自动地分批到伴的家里来聚会。因此，“佃农调停”的事情很快就有了头绪，比原来想象的更快。

武田和佐佐老爷子老是嘀咕着：“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”“再想想……”

伴和另外一个人被推为代表，“口头”向村长申请进行“佃农调停裁判”。村长马上提报到旭川地方法院去。法院受理了，地租米的扣押也立刻解除了。佃农们好似一下子解开了“铁索”，感到一阵轻松。

“哎呀呀，可好啦！”

地租米立刻存入H镇的农业仓库，换成“仓库证券”^①。这证券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成现款。

二 “佃农官”

道厅里派来了“佃农官”。他那挟着折叠式黑皮包的

^① 仓库经营者根据存粮人的请求而交付的一种有价证券。

胳膊把左肩往上支起一点来，并且只晃着这个肩膀走路。走进伴家的屋里，他一心惦记着草垫子上的尘土和西服裤子的膝盖，很谨慎地坐着。他一边听，一边吸着朝日牌香烟，接连抽了不少支，不一会儿，烟蒂就象一根根粉笔插在炉灰里。

阿部代替伴，把经过情形从头开始按照顺序详细地讲了一遍。

“嗯，那岸野先生可有点儿过分啦。”

“什么‘有点儿’！”

“佃农官”走后，伴学着他说话的神气，逗得大家都笑了。“看他那副软弱的样儿，懂得什么庄稼人的事呀！”

“通晓实情”的当地“有名望的人”，象相马农场的老管理人、H镇镇长、S村小学校长等，被选为调停委员。

法院推事担任调停主任。

“真叫人担心，没有一个人了解佃户们的真正心情。……”

阿健到佃农们家里走动时这样一提，就听到有人说：

“可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呀，总会为咱们干点好事呀！”

这使阿健大吃一惊。

第一次出庭的传票来了。

因为要上法院，伴穿起并不常穿的衣裳。

“一点也不合身。怎么样？合身吗？”

“倒象是狗熊穿上了衣裳哩。”

“狗熊？真可怜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“说起来，庄稼人就没穿过好衣裳，就是穿上也不会合身的。”

临走时伴说：“这回再闹不好，那就得来最后一着啦！”

三 谁跟谁有联系呢？

“‘忘恩负义的畜生！居然到这种地方来丢我的脸，随你们怎么办好啦！’在法院的大厅里，岸野突然向咱们这样吼叫起来。

“‘不信就试试看，我要揍得你们站都站不起来！’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地主，难道这是该对佃农说的话吗？我活了四十三岁这把年纪，当面给人家这么骂，还是第一回哩。

“三天之内，见了五次面，每次都被他痛骂一通。我们不是为了挨骂到旭川来的，是为了请他们进行调停。

“可是，你们想想‘调停委员’究竟干了些什么？‘喂喂，我说岸野先生！’就是这样。如果这也算调停的话，那谁都会干。

“后来，农民协会的律师跟咱们说：

“‘调停裁判’这东西名称虽然好听，其实不过是为了冠冕堂皇地压制越来越多的佃农斗争，在未扩大以前，就把它消灭；归根结蒂，设置这个法律，就是为保护地主的安全。可是，因为外表上好看，不知底细的庄稼人出于他们善良的心愿，就以为真是成立了一个难得的东西，感到格外高兴。这一点，他们做得有多么巧妙啊！

“是的，这回我们懂得了这一点。今年整个北海道收成都不好，到处都要发生佃农斗争。只要一个地方点着火，那就不得了。所以，连别处的地主也都希望咱们这次事件能够蒙混过去，偷偷地在后面盯着调停委员哩。

“‘佃农官’却说：‘要是撤销这件事的申请，我可以请岸野先生出慰劳金给你们。就是从社会影响着想，这样做也好。’

“听见没有？他们都是同伙。

“剩下来的只有咱们这些人啦。这么一来，大家看

吧，要么，咱们就窝窝囊囊地一声不响，准备上吊，横竖连一天也没得吃的啦；而且，岸野还扬言要用武力来对付咱们。要么，咱们不愿意死，同他们干到底。走哪条路，已经到了非作决定不可的时候了。走哪一条呢？

“是啊，要走哪一条路呢？”

伴还说着，自己也哭了起来。

接着，农民协会的荒川跟大家说：要成立斗争委员会，即刻准备战斗。“要趁热打铁！”

外面下着寒雨，已经快到冬天了。后来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又下了一阵雹子。就连（在阿健看来的确是“就连”）佃农们的脸上也都明显地浮现出兴奋的神色。

“竟干出这种事情来啦，畜生！”

大家冒雨回家去了。在门口撑起伞来，立刻就听到哗哗的雨声。有的人只顶了一块草垫子，肩膀都淋湿了。大家为了不被雨声淹没，高声地谈着话回家去了。

阿部、伴、阿健、荒川和另外三个佃农，还有农民协会的两个会员，这几个人，在两天之内只睡了三个小时，为成立“岸野佃农斗争委员会”到处奔走。他们写传单、刻蜡版、印刷……阿健因为这初次的各种体验感到兴奋。

人数逐渐凑足了。阿健从前曾经不问效果地到各家

去奔走，出乎意料地起了作用。

去访问佐佐老爷子和武田时，他们劈面发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议论。斗争委员会的人们搞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以至无言应对了，他们就嘲笑说，

“就用这么一套反抗地主吗？”

有人反映，武田同管理人吉本勾结起来，在离间佃农的队伍。

荒川用铁笔搔着头皮说：

“这么一来，咱们对佐佐老爷子、武田、还有蛮汉子老源这些人，不能不提防啦。因为金钱在驱使着他们呀！”

寡妇阿胜叫孩子背着芋头和老玉米来到伴家。

“……？”

阿健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感情：

“咱们流了泪，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下。”

“明白啦！只要有这个意思也就够啦！”阿部也跟平日不同，似乎有点慌张地辞谢说。

对于任何事情都容易激动的伴，一直在抽着鼻子。

“我说，阿部，咱们可一定要打胜仗啊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！本来应该咱们送东西给她的，可她倒送来啦。到了她那个地步，尽管不讲话，毕竟还是理解

咱们干的事情的真正意义。”

阿健兴奋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

在伴的家里，伴的老婆和阿部的老婆都出马了。她们爽爽利利地完成家里的一切琐事，一有功夫，就到佃农家去串门儿。“妇女团结妇女”，把妇女们也紧密地团结起来了。

死去的阿绢的妹妹也自动前来帮忙。她跟伴的老婆很合得来，干得爽利，有时还帮助写传单。她的面貌长得跟阿绢一模一样。可是她总是那么矜矜的样子，阿健觉得有些讨厌，心想：“这家伙，摆啥架子！”但一想到如果阿节这时候能来参加的话……就泛起一种孤寂的感情。不过，当有人告诉他，这个可爱的阿节，正在祈念着他这个阿健能够尽快地回复到从前的阿健去的时候，他又感到了失望。

自从开展佃农争议以后，钩鳞的老爷就宣称对参加争议的佃农决不赊帐，结果就等于绝对不卖给佃农东西了。他还恫吓说，要他们立刻还清几年来的赊欠。

“你们做了社会主义者的尾巴，是玷污了日本高尚遗风的叛徒！”佃农们在店门口遭到他的辱骂。

“你们要认识到，凡是在乡军人的佃农们，如果参加了争议，就是对不起天皇！给军人丢脸！”

他还到处走动，对青年团和“青年训练所”的人们说了同样的话。

“可是，钩鳞先生，我们没吃的，实在没办法呀！象你们这些人，也许就这样下去也成啦。”

佃农们被钩鳞一说，还是有些踌躇。可是，无论怎样，实在没法活下去。

然而，阿健知道，尽管钩鳞到处说这种“漂亮”话，却跟管理人吉本紧密地勾结在一起，他曾为了这次斗争的事情同吉本在H镇饭店里见过面。

“这是个可怕的家伙。”

“是个可怕的家伙。单看表面上说的和做的，是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，有什么关系。”荒川听了阿健的话就这么说。“顺手牵线，就可以发现，万万意想不到的家伙们，竟然会混在一起。”

在学校里，由三他们也受到市街区学生的欺负。

“真是不幸事件！不幸事件！”关于佃农斗争，那位“敦厚而品格高尚”的校长（阿健尤其是这样认为！）一有机会就这么说。“要是你们的父兄，有干那种坏事的，就应该使劲劝他们不要干啦。”

凡是老师讲的任何事情，由三都信以为真，回到家里就哭着央求阿健。由三在学校受人家欺负，就常常旷

课，也到阿健他们这里来帮着送送信、撒撒传单。他说：

“这比上学去强多啦。”

阿惠常常跟头发擦得亮亮的时髦男人在一起游逛。

“人家都说哥哥了不起哪。”

阿健很晚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她趴在席子上在读小说，头也不抬地用轻浮的口吻说。

“不要脸的东西！”

“所以才说是了不起么。”

阿健不作声了。

就是因为妹妹和母亲的事，在阿部和伴面前，他真说不出有多么不光彩。

第十一章

一 “开一千次会吧！”

第一次“岸野农场佃农斗争问题讲演会”是在镇上的小电影院开的。专靠各个农场谋生的市民们，还有别的农场的佃农们，也都提着灯笼远道赶了来。

屋子里挤得都要爆炸了。

阿健第一次登上讲台。他一上去就突然兴奋起来，讲到半路上忘记了都说了些什么，就慌了。他只记得时时掀起的掌声，跟一些奚落的片言只语：“明白啦，明白啦！”“别说下去啦！”“是那样！”他下来走到后台时，阿绢的妹妹说：

“讲的不错呀，阿健！”

讲演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会后不到一个星期，别的农场在未掀起斗争以前，就减了租。（尽管减的数目只不过是敷衍一下而已）

然而，岸野的回答却是：“你们就是开上一千回讲演会，对我来说，还不如给跳蚤咬一口，丝毫也不痛不痒。希望你们加把劲，再多开上几回！”

吉本带着一副“瞧你们，活该！”的嘴脸，把岸野的信送来了。

讲演会一共开了三次。然而，“可惜”的是开多少次也都没有具体的效果，总得想些办法。事实上，荒川和阿部都逐渐感到事情干不下去而有些着急了。

二 改变策略

阿健不止懒得提笔，而且从未写过信。这回他忽然

想起给七之助写封信，把这次斗争的经过情形告诉他。

七之助马上来了回信：

我把这件事跟小樽工会的人谈过了。他们叫你们到小樽来。他们说，地主住在小樽。你们在那里怎样闹腾，对岸野说来，比起隔着一百里地观望对岸的火灾还不可怕。没有城市工会的支援，不跟他们一起搞，斗争就决不能取得胜利。因此，叫你们斗争委员会尽快到小樽来。

仅仅一张明信片，没想到给行不通的策略，带来了新的转机。

“是啊！要这样干！真没想到。”

斗争委员会又活跃起来了，做了一次新的整编。

他们决定分设“斗争委员会常驻小樽委员”和留守农场的“联络委员”；为了使这次斗争不局限于岸野农场，也要争取其他农场一齐行动起来，那就要顽强地进行宣传和动员工作；并且主要由农民协会 S 村支部根据小樽的斗争形势时刻的变化，举行包括报告、示威、揭露等内容的讲演会，等等。

阿健想上小樽去，但他必须留下来担任联络委员，工作一下子忙起来了。

大家决定，把存在“农业仓库”的大米用“仓库证券”卖出去，充作斗争资金。

伴、阿部等十五名斗争委员会小樽常驻委员，由佃农们打着农民协会的会旗和旌旗送上火车。吉本和武田知道了人们要上小樽去，就慌了手脚，兜着圈子传话说要进行调停了。

雪，从四五天以前就下起来了。满目荒凉的石狩平原，刮着玻璃碴似的寒风，把地面上的一层冻得干硬的雪吹卷起来。

第十二章

一 携起手来！

情报之一：

为了同吸血鬼地主岸野进行斗争，S村岸野农场的十五名代表，远道来到小樽。

他们立刻同“农民协会联合会”、“斗争委员会”、“小樽联合工会”等，共同成立“工农斗争联合委员会”，在工人与农民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开展这次斗争。

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，才能使农民们从过去的封建农奴生活中解放出来，走向光辉灿烂的社会。

农民们来到城市，坚强地成立“工农斗争联合委员会”，用这种形式反抗地主，在日本全国来说，尚以这次岸野佃农斗争为首创。值此农民运动正处于改变策略的时期，处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发生“地主资产阶级化”，从而住在城市的地主——不住在村里的地主逐渐普遍化的时期，这次斗争就不能不说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。

情报之二：

三日晚六时，佃农代表十五人被派来小樽，在车站上受到“小樽联合工会”大约二百名会员的欢迎。下车后，他们立刻到岸野的店铺、工厂、饭店和商会等处举行示威游行，精神焕发。

七之助来信：约有二百名工人拥到车站，阿部和伴似乎都很惊讶，眼里含着热泪。有趣的是，咱们这些人终究是农民。工会的人们也说：“我们极为激动，哇哇地欢叫起来，可佃农们却仍然一声不响。心想是他们不高兴吗，好象又不是。我们说了十句，他们却只是叫人着急地慢条斯理地说上两三句。”真的，就连伴那爽朗的声音和“哈哈”的笑声也都听不见了，只是局促地跪坐在工会

二楼的屋角里。一个工会会员说：“要是有人问农民是啥样的人，那就可以回答说：那些在工会二楼尽可能靠屋角局促地跪坐着的就是。”这话引起人们的哄笑。

情报之三：

每天挎着红布带上岸野的店铺前面去游行，单凭这一点，小樽的市民已经没有人不认得“岸野的佃农”的面孔了。

六日，散发了叙述事情详细经过的传单《告市民书》一万张。

农民辛苦地“劳动”，每年还要欠几百块钱的债，写得很详细的传单，在市民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。

七日，开了“第一次真相报告讲演会”。讲演的人接二连三地被勒令“中止”，立即“逮捕”送进警察局的已达五人。然而，听众却是意外地拥挤，到处发生了格斗，市民逐渐表示同情。

七之助来信：伴不熟习什么“中止”、“注意”这一套，在警察喊了“中止！”之后，还接着说了两三句，因此，立刻被拖下了讲台。

工会的竹畑立即被捕。对此，太田书记长刚一提出

抗议，就被警察大骂“摆什么架子，这个混蛋！”当场挨了一顿毒打。回到工会，伴和阿部都仿佛有些消沉，这也许是奇怪的。

“我说阿七，照这样子下去，究竟会怎样呢？”伴这么说。

工会的人说，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个“凶劲儿”，所以有点害怕啦。

“虽是这个样子，可是他们并没停下来不干。”伴似乎并不了解工会方面的力量。

小樽来了指示，斗争委员会要尽快成立“青年部”和“妇女部”。“妇女部”由伴和阿部的老婆、还有阿绢的妹妹带头干起来了。

开了第一次“形势报告”讲演会。阿健对于复杂的工作逐渐有了信心。

“为啥不叫阿节也来参加工作呢？”

阿绢的妹妹开始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情报之四：

岸野的公馆、店铺和其他地方急剧地增加了看家狗。这些看家狗都戴着帽子，挎着佩刀。这样一来，事

情就很清楚了。陪着佃农代表前去交涉的工会的武藤君挨了狗咬，当场被捕了。

对于交涉问题，岸野始终拒绝“正式交涉”，不承认“交涉代表”。

副警佐对武田说得很明白：“就象你们所说的，警察的的确确是资本家的走狗。你就这样看待我们好了。”

一天开两次联合委员会议，针对时刻发生的情况，讨论对付的办法。

情报之五：

捐赠情况如下：

大米 五包 日本农民协会××分会外三单位

我们不能来参加，请以工农团结的胜利昭示天下！

大阪农民协会总会电

你们要彻底打倒岸野剥削鬼

日本农民协会××分会电

伍元捌角

市内四十一名搬运工人

贰分邮票四十张

某工人

鸡蛋柒个

某工人

阿部来信：请动员捐赠支援经费，不怕少。这样做，不但使我们在工会和农民协会联合会的人们面前

子上过得去，而且更能鼓舞我们斗争委员会这伙人的斗志，请大家商量一下，赶快办。

七之助来信：阿部含着泪花跟我说：他不理解为什么跟咱们农民毫无关系的小樽工人（且不说工会会员），宁肯放下活不干，甚至给抓到警察局去挨打，也还要支援咱们。他还说：跟咱们一样穷的工人，几乎每天都捐款给咱们，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

“因为都是穷人哪。因为大家的手对手虽然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区别，但是在受有钱的家伙们剥削这一点上，却是相同的。”

“那倒是的，不过……竟然象这样……”他还是很不容易理解。

总之，工人们为咱们进行斗争的那股劲头，连我也感到惊讶。这真是新鲜的事。归根结蒂，工人和农民，在最根本的地方，是血脉相通的。

斗争据说可能得延长，你们送来的五草包土豆，都使工会会员们流出热泪来啦。他们说，不是大米，而是土豆！就连饱一顿饿一顿的工会会员，也都不把土豆当饭吃。由此可见，所谓农民，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多么低；而且这样下去，还不知要怎样地挨饿呢！

武藤他们也说：单为了土豆这件事，也必须斗争到底！

情报之六：

到小樽来已经两个星期了。斗争委员会里的佃农，起初有不少人采取观望态度，但经过每天的交涉和集体活动的锻炼，以及劳农党^①主办的“社会问题讲座”（这是在百忙的空隙中举行的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），逐渐在思想意识和阶级立场上受到教育，无论是散传单，或参加其他活动，都积极起来，“动员工作逐渐发生作用了”。

斗争委员会已派了两个委员参加“工农联合委员会”，并派人参加到“交涉”、“访问”、“文书”、“会计”等部门里去，从事有组织的活动。

阿健根据情报、寄来的详细信件和每天的报纸，大体上掌握着斗争的进行情况。不管那里每天发生着多么可怕的事情（阿部来信说，我们总是吓得捏着半把汗，

^① 即劳动农民党，1926年成立，曾在工农运动中起过进步的作用。1928年田中义一反动内阁对进步力量实行“3·15”大镇压时，该党被迫解散。

鼓起劲头来，由工会的人们带着干，从那以后大家都骤然瘦了下来。事情可不象在S村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)，阿健也还是认为，自己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锻炼，是可惜的。

情报之七：

根据发动斗争以前申请的佃农调停，旭川法院传了伴和另外一名代表出庭。

（出庭人员：佃农官胜见、推事、调停申请人伴及代表一人、地主岸野）

推事：你们是想诚心诚意、老老实实地来解决呢？还是要吵吵嚷嚷地来解决？

伴：我们从来没啥不诚心诚意的地方，不诚心诚意的是地主。

推事：那为什么在小樽一带搞讲演会？如果硬要吵闹，那你们就撤销调停好啦。

佃农官：要是靠吵闹得胜，那所有佃农都该不听话啦。你们这么干，我们不是很不好办吗？你们说什么没有钱，没有酱，那又为什么能到小樽去呀？

伴：是协会分会支援我们的。

这是一字未改的记录，并且只是抄了极少的一部分。

读了这个记录，就应该知道“调停裁判”实际是怎么回事了。

整个北海道都成立了“地主协议会”，暗地里援助岸野。他们也联合起来了。××支厅长给管区内“有势力的人们”发下了“不可使佃农获胜”的秘密指令。这个指令被协会分会的一个佃农弄到手了。

既然如此，那好吧！我们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。

情报之八：

每次会见，岸野都支支吾吾，或者派个代理人作不负责任的会见，毫无诚意。

他信口开河地说：“要是佃农们放肆起来，不干活啦，对北海道的开发，就会损害很大。因此，即使不是从我一个人的立场，而是从这样一个大问题着眼，也断乎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。”

“为了北海道的开发”，说得冠冕堂皇，其实背面写的是：“因为我的收益要减少了。”

几乎每天都散发向全体市民申诉的传单。市民明显地对佃农寄予同情。这样，眼看就要发展成一个“社会问题”，就要越过“岸野与佃农之间的问题”的界限了。

我们必须自觉地、勇猛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。

决 议

此次岸野农场佃农远道来樽，请求减免地租。鉴于前年以来的歉收，其要求不能认为有任何不当之处，故特敦促台端迅速做出努力，加以解决。

台端如不表示诚意，加以解决，当即坚决拒绝搬运台端一切货物上岸，并决定缔结同盟，在台端工厂内实行罢工，拒买台端贩卖之商品。

以上决议，专致
岸野先生

全小樽陆地产业工人会议

这个决议挫伤了岸野的锋芒。

七之助的信上说，“工厂”也开始行动起来了。

情报之九：

二十四日晚举行“揭露警宪讲演会”，警宪表现了疯狂的丑态！会场内外布置了一百个佩刀挎得很低（以备情况不妙，随时拔出）的警察。会场周围的各个交通要道都围上绳索，隔断交通（奇怪的是，这并不算妨碍交通）。到会的听众，都要逐个盘问姓名，搜查身体，进行威吓。

印刷厂里也派了密探，阻碍传单的印刷，还抢先到各个会场去威胁说：“如果租给那些家伙，会场就要遭到破坏！”这真是明目张胆地妨害“正当的营业”。

然而，这些弹压反而使我们的斗争更加坚强，团结更加巩固。

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，阿健逐渐被这“骄矜”的姑娘吸引住了。

“阿节呀，她说阿健着了迷啦，看来似乎怪难过的。”

阿绢的妹妹对阿健说着，格格地笑了起来。她很要强，做起工作很利索。

第十三章

“妇女同情妇女”

“向地主太太请愿，

五位背着孩子的农妇昨日到达小樽！”

《小樽新闻》用这样的大字标题写道：“岸野农场十多名佃农，自三日来樽后，几经艰苦斗争。留在家中的农妇也不能安闲度日。她们说是‘妇女同情妇女’，而欲向地主太太请愿。五位农妇留下老人和儿童，背井离乡来樽。她们身穿发硬的衣服，脚穿积满灰土的鞋子，露

出红呢子裹腿，背着幼儿……”云云。

阿健跟另外一个“联络委员”换了班，也到小樽来了，只是比妇女们迟了一步。

“‘有什么脸来！

混蛋东西！’

妇女们尽管受到痛骂，

但仍坚持不见太太不回家。”

《小樽新闻》消息：怀着悲痛的决心来樽的农妇们，立即赶到岸野公馆求见夫人。她们得到的回答是：因夫人有病，不能接见。农妇们便说：不论什么地方，请允许她们住下来，宁愿每天等候会见。但后来决定暂时撤回斗争委员会总部去了。孩子们久别重逢，一见父亲的脸，就直叫“爸爸，爸爸”，被爸爸抱了起来，出现了一种带有戏剧性的场面。

农妇们又于二十一日前往岸野先生公馆求见。

斗争委员会妇女部成员之一、伴君的妻子告诉记者说：“我们想见见岸野先生的太太，详细地谈谈当年开垦农场时的艰苦情况，和如今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。可是，岸野先生却对我们说什么‘你们是觉得小樽好玩才跑来的吧？你们有什么脸来小樽呢？’还说什么‘变成正经人再重来吧’等等。‘变成正经人！’这是啥意思，我们真是一点也不明白。

“可是，妇女同情妇女，心想太太一定会了解我们的痛苦。好不容易才见到，就跟她说啦。你瞧怎么样呢？‘我连你们的脸都不愿意看！’我们受到了大声叫骂。

“这可真是没想到的。在我们离开家的时候，还跟家里人说，我们一定会把太太的温暖的话带给大家呢。

“‘就是你们搅得我这十天来夜里连觉都睡不好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！’

“我们就回答说：‘不，太太，您说您夜里连觉都睡不好，不过，那光是睡不好的问题吧。对我们来说，却是每天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，是多少条人命的问题。’

“可是，她最后说，不再见我们，也不再听我们说啥，随我们便啦。”

这样，岸野农场的佃农斗争，作为“社会问题”，已愈益达到了极为深刻的地步。

第十四章

“解散！解散！！”

开“讲演会”，阿健跟工会的人们、阿部、伴等一起从剧场后门走进去。在门口，巡警逐个地搜查了他们的

衣襟和袖子。

“行啦！”巡警说着，就在背上推了一把。

“什么‘行啦’！”阿健突然冒起火来。

“你们可辛苦啦！”工会会员用嘲讽的口吻说着，大踏步地走进会场。

从二楼往下一瞧，只见那积雪的广场，在弧光灯耀眼的、青霜般的寒光照射之下，冻成了硬梆梆的一片。拉下帽带的警察，森严地排成一队，正在阻拦着来不及进场的群众。眼前的近处，帽子的圆顶和黑色制服星散地在雪地上蠕动着，看上去分外鲜明。到处发生着小型斗殴。哪里发生，哪里就忽然骚动起来，就有群众从骚动的漩涡中拥出来，巡警也纷纷按着佩刀跑过去。

足有将近两千人在会场外面焦急地拥来挤去，不肯离开。

“不许站在这里！”

“不许聚在一块儿！”

“他妈的！可恶！”

巡警到处喊着同样的话。

群众喊话的声音和怒吼的声音，听来仿佛融成了一片，不时有格外尖锐的声音从人海中迸发出来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谢谢！”阿健情不自禁地反复叨咕着。

冷极了。广场上响起咚咚的声音，大家在不停地跺着脚。木屐的屐齿发出了爆裂般的响声。

讲演会打一开头就充满了战斗气氛。

“那伙横暴的警宪……”

“中止！”

立刻就换一个人上去。

“资本家的走狗……”

“中止！”

凡是上场讲话的人，谁也说不到两分钟，都被勒令“中止”。

阿部和伴都讲的好多了。瞧，听众心灵的深处不是都给阿部和伴那粗放的一言一语撼动着吗？阿健的眼角里越来越多地流出热泪来，他心里想“这样不成”，而睁大了眼睛，会场就仿佛是在海底一样，看上去一片模糊。

伴的老婆也登上了讲台。这位给太阳晒黑的梳着垂髻的农妇一上讲台，单是这点就足以引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接着，就象受到压抑似的，马上安静下来，听众都不想放过开头的第一句。

伴的老婆兴奋得哭了起来。她努力控制着哭声讲出来的话，深深地刺进听众的肺腑。到处响起擤鼻涕的声音。

“……象这样，还能说我们的话不对吗？可是，岸野先生，他却骂我们不如畜生。”

掌声久久不绝，仿佛在要求她再讲一遍。有人在提高嗓门喊叫着。

“这么热烈，从来没有过！”

工会的人拍拍阿健的肩膀，马上又跑开了。“这么热烈，从来没有过！”

接着上台的是工会的武藤，只讲了三句就吃了“中止！”当场遭到“逮捕！”

巡警们踏响长筒皮靴，拥上讲台。武藤敏捷地用讲桌挡住巡警，转身跳进了蜂拥而起的工会会员中间去。人群的漩涡就在那里动荡起来。听众也全都站了起来，武藤不见了。

“解散！解散！！”特务主任提高嗓门喊了一声。

听众的洪流一下子冲到了门口。阿健被拥挤到门外的时候，武藤正被七、八个巡警揪着仰面朝天地扔到捕人用的雪橇上去，就象一草包芋头，给用细麻绳一道道地捆在雪橇上。他仰面躺在那里，嘴里骂着巡警。眼看着雪橇被拉走了。大约有一百个工人聚在一块，为了把武藤夺回来，一面和警察厮打着，一面跟在雪橇后面追去。

会场前面，还站着没有入场的群众。他们同出场的人们汇合起来，发出了呐喊声。然后，形成有整条街道那么宽的黑色人流，朝警察署的方向冲去。阿健知道，是工会的人指挥着那条洪流。

阿健从后面挤开群众，摇晃着、跌撞着冲向前方。这时候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，他也都不在乎了。

他的右手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拳头。

第十五章

一 事情起了变化

事情起了变化。

秘密成立的“地主协议会”里，逐渐有人看到几乎整个社会都对地主起了反感，这时，如果再这样顶下去，将会“成为很大的问题”。这些人劝说岸野妥协。

岸野的工厂也有发生罢工的动向。七之助正为这个拚命活动。工会会员打进工厂里来。一千名工人开始进入怠工状态，狠狠地打击了岸野。

斗争委员会为了把这次斗争发展成“社会问题”，又

采取了叫全部上学的佃农子弟一起罢课，也到小樽来的战术。这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了。注重体面的日镇和小樽的教育会开始活动，请求岸野要“防范此种不幸事件于未然”。

凡有工会会员的工厂里的工人以及港湾、陆地两方面的搬运工人们，都明显地表现出要发动“同盟罢工”的趋势。

过去一直暗暗地支持岸野的其他资本家，也开始劝告岸野“必须设法加以解决”。

事情迅速地起了变化。

调停委员会组织起来了。参加的人是：市议会议员五人、警察署长、律师、工会代表、农民协会代表、佃农代表、有势力的新闻记者、岸野方面的人。虽然经过几次反复，但还是连续会见了三、四次。

这样，经过小樽三十七天的艰苦斗争，地主岸野终于屈服了。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九点四十分。

当天的传单，由工会会员向城市工人散发，由全北海道的农民协会向佃农散发了。

……现在已经证实，佃农能够从过去没有生存权的农奴，变成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同盟者。

为反对封建剥削而斗争！
为确保耕作权而斗争！
参加日本农民协会！
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！
工农联合斗争伟大胜利万岁！

二 “还有五站……”

斗争委员会在小樽工人们欢送之下，离开了小樽，一个多月以来他们在这里“豁出生命”进行了斗争。（伴时常说，后来想起这次斗争，脊梁骨都发凉，难得咱们坚持过来啦。）

还有九站就是H镇车站！……还有七站……还有五站……四站……三站……这时，大家都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。离家越近，佃农们反而绷着脸不作声了。

伴那又宽又厚的肩膀忽然激烈地抽搐着，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那张冻伤的黑脸膛，由于长久未刮而长满胡须。伴把脸伏在自己的胳膊肘上，抑制着哭声。

高兴啊！只有高兴！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妇女们也不自觉地用围裙掩住了面孔。

第十六章

“天天想，天天想，都想了一个月啦。”

“我说，阿健……”阿节起初仿佛是很难开口的样子，“……我爸爸，他说啦，我要是不马上结婚，就叫我到城市里干活去……”后来终于说出来了，“我，……我不能同你在一块儿啦。”阿健感到了痛苦。

“……！？”

天色虽然很暗，但阿健感觉到阿节的脸立刻象化石一样僵住了。

“……我有我的打算，我打小樽回来以后，天天想，天天想，都想了一个月啦。……想到后来，终于下了决心。……我打算上旭川去。”

“……去干啥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问你去干啥呀？”

“以后你就会知道啦。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阿节不知什么时候把她绕在阿健背后的手缩回来了。

阿健怀着坚定的决心到旭川去了，阿绢的妹妹来给他送行。

从此，他就在农民协会工作了。

1929, 9, 29

译 后 记

小林多喜二，1903年10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931年10月参加日本共产党。由于他为日本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积极斗争，坚持革命文学活动，曾数度遭到逮捕。1933年2月20日，他从事地下联络时，因叛徒告密而被捕，当日即被毒打致死。他的一生是短暂而伟大的。

在小林多喜二战斗的一生中，留下了不少重要的作品，《在外地主》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。这部作品，直接取材北海道矶野农场佃农的减租斗争，这场斗争从1926年冬开始，到1927年春以佃农的胜利而结束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从二十年代初期到中期，日本发生经济危机，人民生活愈来愈苦。无产阶级政党逐步建立，工人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。工农联合起来向资本家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。

这个时期，日本政府为开发北海道，拨出“低利贷款”充作开垦荒地的资金，并为此开设了“拓殖银行”。于是本书所描写的那种“人鱼”——上半身是资本家，下

半身是地主，即“在外地主”所开办的农场应运而生，并不断发展。这种农场，并不采用纯粹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；而是利用封建的租佃关系，由在外地主指派管理人对佃农进行严格控制和残酷剥削，因而佃农的生活较之一般农民更为悲惨。

矶野农场的佃农斗争，是日本首次的工农联合的佃农斗争，本书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基本情况。早在写这部作品之前，小林多喜二就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他所描写的这次佃农斗争。他于1927年3月14日前去参加矶野农场斗争讲演会，遭到警察阻拦，未能入场。不久，又应这次斗争的一个领导干部的要求，为他们在自己工作的“拓殖银行”搜集关于地主矶野方面的情报。这期间，他曾会见佃农代表伴利八和阿部龙之助。小林多喜二这种积极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的态度，为革命作家作出了光辉的榜样，而《在外地主》这部作品也正是作家认真参加和反映工农联合斗争的优秀成果。作者及时、准确地抓住了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尖锐化的阶级斗争，通过典型的事件和人物，说明了工人阶级必须团结、教育、组织起广大农民群众；农民只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，工农结成牢固的联盟，才能在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，获得解放。

“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，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，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，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；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中去，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，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，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。”^①如果我们观察《在外地主》一书所写的阶级斗争，就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深刻而生动地以日本的革命斗争为素材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，反映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这个伟大思想。

译者

1973年6月北京

^① 摘自《土地问题提纲初稿》（《列宁选集》中文版第四卷第278页）。